



門 16
號 2693
卷 2

潛研堂文集卷五

答問二

嘉定錢大昕

問說文暘字下引商書曰暘谷小徐本作虞書曰至于
暘谷文已互異且暘字下又引嵎缺暘谷之文據叔重
自序稱書者皆孔氏古文而暘暘字別豈亦兼采今文
歟曰叔重云稱書皆孔氏則不稱書必歐陽夏侯本矣
暘谷稱虞書而暘谷不稱虞書可知暘為古文暘為今
文如一之日暘汝烝然鯁鯁不稱詩則非毛氏也若暘
字下大小徐本不同則恐小徐為是蓋許君所引

昭和九年
十二月十一日
購求

說非卽書文如仁覆閣下謂之旻天亦僞虞書也本當云日至于暘谷後人因曰日相溷誤去一日字耳

問堯典象恭滔天宋儒疑滔天二字因下文洪水滔天相似而誤然乎曰史記夏本紀引此文作似恭漫天與傳訓滔爲漫合漢書王尊傳亦有靖言庸違象龔滔天之語可證尙書古本皆作滔天無可疑者詩天降滔德毛公亦訓爲漫今本作慢滔天猶言慢上也史記于洪水滔天不易其字而此獨爲漫文同義別僞孔傳則均訓爲漫矣

問堯典蠻夷猾夏傳訓猾爲亂說文無猾字或謂當爲

滑然乎曰潛夫論氏姓篇引此文本作蠻夷滑夏史記酷吏傳滑賊任威漢書亦作猾蓋篆體从水从犬之字偏旁相涉而誤爾

問伊洛漣澗皆入河之水說文水部有洛澗而無漣不審此字何从曰古書从糸與从水之字多相混漢周憬碑有曲紅長卽曲江也王稚子闕云河內緼令卽温也春秋傳有酒如澗淮南子本作繩今俗本亦作澗竊意漣本作纏以水回曲得名俗師轉寫作水旁爾江叔澣云古塵字本不從水淮

南本經訓導
塵澗可證

問劉淵林注魏都賦引書盤庚優賢揚歷之語訓揚歷

爲歷試今盤庚無此文何故曰予聞之江叔漢氏矣盤
庚下篇云心腹腎腸古文作優賢揚而以歷字屬上句
鄭康成固如是讀也請以尙書正義證之正義曰鄭注
古文尙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
腎腸曰憂腎陽說者不解憂腎陽爲何語徵諸太沖之
賦淵林之注始悟優爲憂賢爲腎揚爲陽三字皆傳寫
之譌邢子才所云日思誤書更是一適斯言果不誣也
太沖生於晉初鄭學猶行故徵引有據自豫章梅氏之
書出名爲古文實襲今文由是鄭氏古文不傳而文選
之注遂不可通矣

按晉書左思傳張載爲注魏都劉逵
爲注吳獨此注當出孟陽之手文選

題作淵林
注姑從之

問盤庚傳云相隱括共爲善政孔沖遠云隱括必是舊
語不知本出何書惟引公羊序隱括使就繩墨爲證亦
是漢人語也古書更有可攷者乎曰荀子大略篇大山
之木示諸櫜括尙書大傳櫜括之旁多曲木說文櫜括
也括櫜也櫜括者所以矯正曲木字本从木或通用隱
括字孔疏以隱審檢括解之失其旨矣

問祭之明日又祭曰彤見于尙書爾雅而說文肉部無
彤字或謂彤乃漢人俗字然否曰說文舟部有彤字云
船行也从舟彡聲卽高宗彤日之彤玉篇彤訓祭又訓

舟行足證彤繹字从舟不从肉六朝人尚識古文此必顧野王元本非唐以後儒所能附益古音彤當爲余箴切轉爲余弓切侵東兩部聲相近也孫炎云彤者相尋不絕之意古人音與義協以尋訓彤知古音彤在侵部其讀如融乃轉聲非正音也俗儒不通六書誤疑彤當從肉乃別彤彤爲二字又分爲兩音傾倒甚矣

問西伯戡黎乃罪多參在上釋文馬云參字累在上此語頗難解曰玉篇立累塹爲墻壁也尚書以爲參字然則古本尚書作立東晉本乃改爲參耳釋文述馬融說正當如此而傳寫譌謬遂至不可讀竊意釋文本當云

馬作立云累也累在上或宋開寶中陳鄂等刪改釋文

時妄易之也

宋史藝文志陳鄂開寶新定尚書釋文三卷見書類

問紂之不善甚矣武王數其罪而伐之可也若泰誓所云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又云誕以爾多士殄殲乃讎武王世爲殷臣世讎之言毋乃得罪於殷先王乎曰此古文尚書所以可疑也太誓曰獨夫受荀子書嘗引之獨夫者一夫也故孟子亦有聞誅一夫紂之語若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爲齊宣王言之蓋有爲言之也非古有是言也如太誓果有撫我虐我兩言孟子何不引書以實之邪觀牧誓一篇但云恭

澤碩堂文集 卷五
行天罰初無讎視其君之詞然則偽書之誣武王甚矣
問今文尙書本有太誓三篇馬季長言太誓後得按其
文若淺露又舉春秋國語孟子孫卿禮記所引五事以
疑之至東晉古文出別有太誓三篇唐儒尊信古文遂
以今文太誓爲僞若晚出古文未可信則今文太誓轉
可信乎曰太誓伏生所傳雖無之然伏所撰大傳有八
百諸侯俱至孟津王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
宗廟亞及白魚入王舟事俱與今文太誓同武帝初董
仲舒對策引太誓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
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二十二字可證伏生壁藏百篇之

太誓與後得之太誓本無二本以不在伏生口授二十
八篇之數故云後得其實景武之世已有之或謂宣帝
本始中河內女子所得者妄也孔安國得壁中古文以
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所云二十九篇者卽伏生之
二十八篇與太誓也史遷嘗從安國問故所載多古文
說而周本紀稱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
王本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
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
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
師師尙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

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又齊世家稱武王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遂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此二篇皆采今文太誓之文齊世家又明云作此太誓然則孔壁中所得安國所傳者卽此太誓古今文初無二

本也許叔重說文序云其僞書孔氏而引周書王出涑又引孜孜無怠又引師乃搢皆在今文太誓篇然則孔氏古文太誓與今文正同而東晉晚出之古文斷非孔氏古文也晉有樂安亭侯李長林集注尙書於今文太誓篇每引孔安國曰知安國嘗爲太誓作傳安國親見壁中古文使果識其僞必不爲作傳以是知今文太誓之非僞而孔穎達詆爲僞者妄也書序稱武王作太誓三篇史公周本紀所載武王上祭于畢云云此太誓上篇也又云居二年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此太誓中篇也又云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

渡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
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
離湯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
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惟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
可再不可三此太誓下篇也唐初作疏時今文太誓尙
存而疏云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可證史
記所書本于太誓史公旣親見古文則今文太誓之爲
真太誓審矣

問洪範思曰睿睿作聖伏生五行傳作容鄭康成以爲
字之誤先生謂漢儒多作容以容義爲長請言其詳曰
漢儒傳經各有師承文字訓詁多有互異者卽以洪範
一篇言之如霽之爲濟驛之爲圜豫之爲舒皆文殊而
義不殊若敬用之爲羞用與睿之爲容則文異而義亦
從之伏鄭所傳有古今文之別要未必鄭是而伏非也
伏生五行傳云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霜厥罰恒
風厥極曰短折說者曰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
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
不能居聖位也董生春秋絲露述五行五事亦云思曰
容容者言無不容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
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西京經師說洪範以容

爲思之德其義昭著如此許叔重說文解字云思容也亦用伏生義也古之言心者貴其能容不貴其能察秦誓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論語云君子尊賢而容衆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荀子曰君子賢而能容衆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孟子以仁爲人心仁者必能容物故視主明聽主聰而思獨主容若睿哲之義已於明聰中該之矣聖人與天地參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由其心之無不容也故曰有容德乃大問大誥篇首云猷大誥爾多邦馬鄭王本皆猷在誥下

漢書載王莽作大誥云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以猷爲道亦在誥下惟僞古文以猷字開端於文義未順口古文微子之命開端亦用猷字并移此篇猷字在大誥之上皆誤也班史翟義傳載莽大誥後人譏其蕪累却於經學有功如弗造哲廸民康莽誥云予未遭其明愆能道民于安較之傳義爲優爾丕克遠省莽誥丕作不較傳訓大尤善也天闕愆我成功所傳訓闕爲愆又解之云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孔疏云闕愆釋詁文攷釋詁本云愆愆也經旣以闕爲愆不當重出愆字據莽誥云天愆勞我成功所則知此經愆乃勞之譌字形相

涉後人傳寫致誤僞孔傳尙未誤也

問康誥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傳訓丕爲大周初去商尙近不可言大遠曰丕卽不字詩所云殷鑒不遠也丕本从不聲古文往往通用詩不顯不承譌丕爲不書丕克遠省丕遠惟商耆成人又譌不爲丕非經文之譌說經者淆之也毛公詁詩以不顯爲顯於義未悖後儒乃有幽深元遠之解則援儒而入於老莊矣

問召誥王之讎民蔡氏以爲殷頑民於義似未安曰聖王以天下爲一家豈有彼此之別周之伐殷誅無道非讐其君也殷命旣黜而讐其民何以服天下自古豈有

勸王以讐民而能享國長久者乎孔傳訓讐爲匹善矣而說亦不了予謂匹民猶言匹夫匹婦召公所言讐民卽堯典之黎民也百君子卽堯典之百姓也友民者友邦之民卽堯典之萬邦也頑民之文僅一見於書序然多士多方篇中初未目殷士爲頑民迨康王作畢命之時已歷三紀而篇中却有毖殷頑民之語吾以是知畢命之僞矣

問常伯常任之名不見於周官王制注疏家以常伯爲三公常任爲六卿然乎曰立政篇先稱王左右而後言常伯常任準人又與綴衣虎賁同列則是左右親近之

潘輿集 卷五
臣位不甚尊而所繫實重故嘆知憂之匙漢書谷永對策言習善在左右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師古云常伯侍中也一曰常任使之人此爲長也後漢書楊賜傳樂松處常伯松時爲侍中也胡廣侍中箴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爲政首文選注引揚雄侍中箴亦有光光常伯之文則常伯常任卽漢之侍中審矣說文引書作常攸攸訓迮亦有近義問畢命傳訓弼亮爲輔佐疏引釋詁亮佐也今釋詁無此文疑疏誤曰釋詁篇中亮訓信又訓導訓右又以左右訓亮亮字凡四見無訓佐者佐當作左俗師增加人

旁亮與左右皆訓導而左右又訓亮展轉相訓則亮之爲佐宜矣亮亦漢時俗字故許叔重說文不收今尙書爾疋皆用晉人本孟子注雖出漢儒亦經俗師轉寫故皆有亮字它經無之也尙書亮采亮天工亮陰寅亮皆訓信當用諒字此弼亮訓佐當用僚字詩涼彼武王毛訓涼爲佐涼曰不可鄭訓涼爲信則諒僚俱通作涼而僚諒亦自相通漢人分隸往往以亮爲僚蓋隸變移人旁於京下本作亮又省中一筆遂爲亮爾
問孔壁書增多二十四篇康成旣親見之何以不爲之注曰漢儒無無師之學古文尙書初得之屋壁未有能

通之者孔安國始以今文讀之而成孔氏之學然安國非能自造也亦由先通伏生書古今文本不相遠以此證彼易于闕闡惟文義不能相通者乃別爲之說以名其學若增多之書旣無今文可相參攷雖亦寫定而不爲訓詁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及衛賈馬諸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何能以無徵不信之說著于竹帛乎卽如禮古經五十六篇鄭亦親見之其注儀禮多以古文參定而不注增多之二十九篇亦以無師說故也左氏得劉子駿剏通大義故流傳至今而逸書逸禮無師說故皆亾于永嘉自東晉古

文出乃有安國承詔爲五十八篇作傳之語夫使安國果爲逸篇作傳則都尉朝庸生輩必兼受之何以馬鄭以前傳古文者皆止二十九篇已哉朱文公疑康成不解逸禮三十九篇予向亦未諭其故今因論古文逸篇而并悟及之云小枝上繚曰喬則似非無枝者曰吳江

陳啓源嘗辨之謂爾雅釋木篇凡五言喬未有言無枝

者一云句如羽喬一云上句喬句者言樹枝之卷曲非

無枝也一云如木樛曰喬一云槐棘槐喬樛與槐棘皆

非無枝之木也一云小枝上繚爲喬此文明言有枝矣

潛研堂文集卷五 氏未知所據或門人袁廷禱校字爲

潛研堂文集卷五 以今文讀之而門人責其辭對字固
非能自造也亦由先通伏生書古今文本不相遠以此
證彼易于闡圖惟文義不能相通者乃別為之說以名
其學若增多之書既無今文可相參攷雖亦寫定而不
為訓詁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
而并部及之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何能以無
雜變難二十火獄于向亦未緒其始今因篇古文雖蓋
以前謂古文潛潛五二十火獄曰游未文公銀泉泉不
果為蓋論非謂限權博觀坐輩及兼受之所以謂
文出氏亦交圖承歸錄五十八火獄非謂之語其外安國

潛研堂文集卷六

嘉定錢大昕

答問三

問南有喬木毛但以上竦釋喬而朱氏傳乃以無枝增
成之按釋木云小枝上繚曰喬則似非無枝者曰吳江
陳啓源嘗辨之謂爾雅釋木篇凡五言喬未有言無枝
者一云句如羽喬一云上句喬句者言樹枝之卷曲非
無枝也一云如木楸曰喬一云槐棘醜喬楸與槐棘皆
非無枝之木也一云小枝上繚為喬此又明言有枝矣
無枝之說本於蘇氏未知所據或曰爾雅小枝上繚為

齊石室文集 卷六
喬之下卽云無枝爲檄兩文相連因以致誤耳
問鵲巢之鳩毛公以爲秸鞠卽布穀也歐陽永叔乃謂
別有拙鳥處鵲空巢今謂之鳩與布穀絕異後儒因舍
毛而從歐陽果可據乎曰詩中鳥獸艸木之名當以爾
雅爲證秸鞠爲鳴鳩見於釋鳥不聞別有拙鳥名鳩者
鳴鳩有均一之德而婦人之義亦主從一而終故序云
德如鳴鳩也善乎吳江陳氏之言曰布穀之名鳩載在
經傳歷有明徵若拙鳥者不詠於詩不著於爾雅又不
在左傳五鳩之列其冒名鳩者俚俗之妄稱召南詩人
安知宋世方言乎且未聞言婦德者徒取其拙也斯爲

解頤之論矣

問吉士誘之歐陽解爲挑誘而東萊呂氏非之謂詩人
惡無禮豈有爲此污行而名吉士者其義正矣然毛傳
訓誘爲道亦不見於爾雅何也曰釋詁誘進也說文誘
與美同有進善之義故亦訓爲道論語夫子循循然善
誘人儀禮鄉射大射皆有司射誘射詩序衡門誘僖公
皆此義也誘又與牖通詩天之牖民毛亦訓爲道言貞
女有潔清之操士當以六禮道行之
問于嗟洵兮毛訓洵爲遠洵何以有遠義曰韓詩洵作
負負遠也古讀負如絢說文瓊从負聲或作琬春秋傳

瓊弁玉纓說文引作璿弁則瓊璿璿三字音義相同
亦从夨省聲此夨之正音也夨又有營求之義後人因
轉爲朽正切然古人讀營亦有環音如熒本从營省聲
而與環通詩獨行夨夨釋文本亦作熒環環在坎崔
本作熒左氏傳熒熒余在坎說文引作環讀環如熒猶
讀瓊如璿也說文走部有趨字云獨行也讀若熒此卽
詩獨行夨夨字趨正字夨熒皆借用字古人訓句爲均
而勻字經典亦作句熒旣與趨同音則夨與洵音亦相
近矣

問旄邱篇褒如充耳毛鄭異義後儒多从鄭說何也曰
詩言充耳者凡四淇奧著都人士皆取瑱義此篇不當
別取耳聾爲解充耳者大夫之盛飾有盛飾而德不稱
故詩人責之與侯人刺三百赤芾語意正同傳以褒爲
盛服漢書董仲舒傳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服虔云褒然
盛服貌正用詩義也陳啓源云淇奧篇以充耳爲美此
詩以充耳爲刺盛飾釣也而稱不稱焉美惡不嫌同辭
問桑中篇孟弋孟庸毛公以弋庸爲姓孔疏不能言其
所出按春秋定姒公羊作定弋則弋與姒同不識庸姓
亦有可放否曰古書庸與閻通左氏傳閻職史記齊世
家作庸職是也漢書谷永對策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

潘石室文集卷六
喪鬪妻驕扇日以不臧鬪妻卽小雅之豔妻鄭氏以爲厲王后尙書中候作剗鬪豔剗文異義同蓋其女之族姓鬪妻猶言姜女云爾庸鬪聲相近書毋若火始燄燄漢書引作庸庸故知庸卽鬪也或謂鄘古作庸本庸姓之國卽孟庸之所自出此妄說無據古未有以姓名其國者

問毛公說鄭詩以狡童目昭公鄭氏於山有扶蘇篇改爲忽所任用之小人而狡童篇仍遵毛義狡童之稱固可施於君上乎曰古本狡當爲佼山有扶蘇箋云狡童有貌而無實孫毓申之以爲佼好之佼非如後世解爲

狡獪也狡童傳云昭公有壯佼之志疏亦云佼好之幼童則佼童只是少年通稱非甚不美之名且箕子嘗以目紂矣衛武公刺厲王云於乎小子古人質朴不以爲嫌

問子之還兮漢書地理志引作子之營兮以營爲地名與毛說異且營與閒肩似未合韻曰古人讀營如環韓非子云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說文引作自營爲人背人爲公是營卽環也說文營訓市居卽鬪鬪字徐氏未通古音乃於門部新附鬪字失其旨矣釋邱水出其左營邱郭景純謂淄水過其南及

潘石堂文集 卷六
東是營邱本取回環之義營還同物非別音也毛訓還
為便捷此以營為地名則茂與昌亦地名釋邱云涂出
其後昌邱卽此詩之昌歟

問言采其莫陸璣疏以為酸迷爾雅無莫艸何也曰子
友孫淵如校本艸據陶隱居說羊蹄有一種極相似而
味酸呼為酸摸酸摸卽爾雅之葢蕪亦卽詩之莫陸璣
所云酸迷也古人訓莫為無規模字亦作撫孫說得之
問公之媚子朱氏傳以為所親愛之人而嚴華谷直以
便嬖當之田獵講武而以便嬖扈從豈國家美事詩人
美君始不如是曰媚子之義當從毛鄭謂能以道媚於

上下使君臣和合者也詩三百篇言媚于天子媚于庶
人媚茲一人思媚周姜思媚其婦皆是美詞論語媚與
媚竈亦敬神之詞非有諂瀆之意唯晚出古文尙書罔
命有便辟側媚字而傳訓為諂諛之人古文書多偽此
亦其一證也王肅以子為卿大夫之稱其非便嬖可知
問小戎第三章末句不入韻說古音者以為雜用方音
信有然乎曰興字固以虛磨切為正音然亦兼有歆音
學記不興其器注云興之言歆也儀禮既夕士虞二篇
皆有聲三之文而注一云噫興一曰噫歆是興與歆通
大雅維予侯興與林心為韻此亦以興與音為韻也古

字有正音亦有轉音求讀如奇難讀如儻敦讀如彫徵
讀如祉皆聲之轉而經典所常用者天下之口相同豈
獨限於一方岷山顧氏攷求古音最有功於小學惜其
未悟聲音相轉之妙如求裘本一字而強分爲二甚且
謂宣尼贊易猶沿方俗之音則拘墟而近於妄矣
問晨風篇隰有六駁毛以倨牙食虎豹之獸當之似非
其倫曰詩中山有隰有對舉者皆草木之類此六駁必
艸木之名其非獸名審矣釋木云駁赤李謂李之子赤
者也其卽詩之六駁乎又釋艸云灼九葉樊光本灼作
駁

問詩又缺我鉢鉢字說文金部未收未審何从曰毛云
鑿屬曰錡木屬曰鉢說文棊訓鑿首卽詩又缺我鉢之
鉢與毛解本屬相協斧斨錡鉢皆民間所用非兵器故
毛傳以斧斨切於民用喻國家之有禮義今以爲征伐
所用失其義矣

問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亾其詞故毛公不列於什蘇子
由始以南陔爲次什之首朱文公復依儀禮奏樂之次
升南陔三詩於魚麗之前而以白華爲什首又謂此六
詩本有聲無辭夫旣無辭則不得謂之詩矣何又置之
三百篇之數乎曰六詩旣有篇名則必非無辭或附於

澤石堂文集 卷六
什外或進之什中皆無不可至以奏樂之次移易詩之
篇第則愚未敢以爲然夫詩有詩之次樂有樂之次義
各有取不可強合今依笙入三終間歌三終以改小雅
之次似矣而閒歌之後卽有合樂三終其所奏者周南
之關雎葛覃卷耳召南之鵲巢采芣采蘋也亦將移二
南以入小雅乎且采芣之後尙有草蟲一篇又可移采
蘋於草蟲之前乎夏以春秋傳攷之金奏肆夏之三工
歌文王之三又歌鹿鳴之三或頌或雅隨時所用豈皆
依詩之序乎

問左太沖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說者謂卽詩之嘉
魚乃爾雅釋魚篇不見其名何也曰詩言南有者多矣
樛木喬木皆非木名則嘉魚亦非魚名猶之山有嘉卉
非有艸名嘉卉也毛公言江漢之閒魚所產其所該甚
廣賦家借用詩言本非定名後人又援賦以釋詩展轉
傳會遂失詩人本惜孔穎達說經李善注選俱不取以
相證則唐以前經師無此說矣

問三百篇中艸木之名毛皆依爾雅爲說惟北山有萊
之萊傳不明言何艸正義云萊爲艸之總名非有別艸
名爲萊按此詩南北山對文各指一艸一木此句不當
獨異曰釋艸釐蔓華郭云一名蒙華說文萊蔓華也古

文來釐通用故萊或爲釐臺萊皆有釋艸正文可證傳
偶失其一然初不以爲艸之總名正義所言誤也
問我行其野篇言采其蓬箋以蓬爲牛薺疏謂釋艸無
文然否曰釋艸云藟牛薺藟蓬聲相近鄭所見爾雅當
是蓬字孔疏偶失引耳下章菑菑亦釋艸之正文而疏
亦失引

問瓠葉序云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毛謂瓠葉庶人之
菜而鄭申之以爲庶人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
禮講道藝也然則庶人亦有禮乎曰後漢書劉昆傳每
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

以射菟首莽以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
然則瓠葉之詩乃饗射之樂非庶人所宜僭用矣
問大雅正義引三統術七十六歲爲一蔀二十蔀爲一
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皆歲甲寅日甲子卽以
甲子之日爲初蔀名又引三統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
未今漢志並無其文豈志有漏落乎曰孔沖遠不諳推
算其所述三統術俱與本法不合三統上元歲起丙子
以甲寅爲歲首則乾鑿度之元也而孔以爲三統不亦
謬乎二十蔀爲一紀亦乾鑿度術與四分同四分之法
三紀而爲一元元首歲必甲寅紀首或甲戌或甲午不

皆甲寅而孔亦未之思也魯隱公元年距伐紂四百歲以三統歲術推之歲當在甲寅四分術無超辰之法故命爲己未相沿到今而孔以爲三統亦未之思也問文王篇假哉天命毛鄭訓假爲固於義似未安曰假與固聲雖相近然假之訓大則釋詁正文漢書劉向傳言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其云大哉天命卽詩假哉天命也云富貴無常卽詩天命靡常也然則宣尼說詩已訓假爲大矣

問會朝清明毛訓會爲甲何也曰會與甲聲相近故義亦因之吾友惠徵君棟云甲朝者一朝也古人以甲爲一如第爲甲第觀爲甲觀令爲甲令夜爲甲夜戰國策張儀曰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兵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毛公以意說詩故訓會朝爲甲朝又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不崇朝者不終日也後人或訓爲甲子之朝或訓爲甲兵之甲皆非毛意問說文口部咄字引詩無然咄咄言部詎字亦引詩無然詎詎二字並訓多言蓋先儒傳寫有異而義則同然

與毛鄭朱注俱不合何也曰孟子引詩訓泄泄爲沓沓而毛氏傳取之說文沓語多沓沓也詩嘽嘽沓背憎鄭箋謂嘽嘽沓沓相對談語亦取聚語之義孟子以事君無禮進退無義言則非先王之道申沓沓之說亦是惡其多言與說文同義爾雅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鄭箋取其義云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女無憲憲然無泄泄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蓋多言之人恒好改制以先王之道爲不足法而迎合時君之旨作法以病民國家之亾常由於此爾雅說文訓詁似異而理實相因孔穎達正義以泄泄沓沓爲

競進之意朱氏又以爲怠緩悅從之貌皆不若說文之可據
問雲漢篇不殄禋祀鄭以不殄爲不絕如何曰殄古腆字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注古文腆作殄詩新臺篇蘧條不殄鄭讀爲腆此殄字亦當讀爲腆不腆謂祀神之玉幣也
問召旻五章末三句說者皆以稗與替爲韻末句不入韻何也曰替當與引爲韻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替與艱韻古人讀艱如斤則替亦當讀他因切說文替作替

清石室文集 卷六
在竝部从竝白聲或从由或又从𦉑从曰古文廢已久
漢儒不能盡通言人人殊許叔重疑而兼收之予以召
旻離騷證之則字當爲替从曰𦉑聲張平子東京賦洪
恩素蓄民心固結執誼顧主夫懷貞節忿姦慝之于命
怨皇統之見替元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謫登聖皇
于天階章漢祚之有秩替與結節謫秩爲韻與說文所
稱從竝白聲者相近蓋古音不傳於漢形與聲俱失其
舊非叔重兼收此文後人何由知替字之正音儒者之
學貴乎闕疑存異而不可專已守殘者以此此義自金
壇段君玉裁啓之

問我將云儀型式刑文王之典朱注儀式刑皆法也古
人文字不應如此重沓曰儀訓善釋詁有正文朱儒不
信爾雅故於經義多所窒礙如儀刑文王儀式刑文王
儀當訓善王于興師王于出征于當訓曰心乎愛矣遐
不謂矣謂當訓勤依爾雅說甚爲直捷而必欲改之斯
亦通人之蔽矣

問敬之篇佛時仔肩毛訓佛爲大正義謂其義未聞願
問其審曰說文奄大也从大弗聲讀若子違汝弼卽此
佛字佛之訓大猶墳之訓大皆同位之轉聲也毛公釋
詩自爾雅詁訓而外多用雙聲取義若泮爲坡苞爲本

懷爲和之類也或兼取同位相近之聲如願爲每龍爲和遡爲鄉綴爲表達爲射之類也古人詰訓之學通乎聲音聲音之變無窮要自有條不紊唐以後儒家罕聞其義而支離穿鑿之解滋繁矣

問景員維河毛鄭異解當何所從曰說文員物數也故其義爲均濬哲篇幅隕旣長毛亦訓隕爲均景員爲大均幅隕爲廣均蓋七十子相承之故訓後儒競出新意終不如毛傳之正大
問魯頌駟駟牡馬在坰之野坰古作日說文日字下云林外謂之日正與毛傳合而馬部別出駟字引詩在駟

之野似複而舛矣陸德明謂駟駟說文作驍驍果可信否曰日古文又作日爾雅作坰詩作駟皆經師孳乳之字詩旣以駟名篇故許君兼收二文許君偁詩皆主毛氏則毛公本作在駟之野矣駟在馬部故以牧馬苑爲義若指其地則自在郊野之外非相背也說文驍訓良馬今毛傳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二義相同則許所見毛本亦是驍驍也驍古堯切駟聲相近魏晉以後譌驍爲駟改駟爲坰因疑說文有譌或謂說文駟字爲李陽冰等竄改是又不然唐時正義本駟坰與今本同若果是唐人竄入當引駟駟牡馬必不云在駟之野矣

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
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之
法行而亂臣賊子無所容其身故曰懼也凡篡弑之事
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隱之弑也於鞏帥師
戒之子般之弑也於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戒之此
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
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弑君在襄公之世而書崔
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齊侯使其弟年
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弑君張本也毋弟雖親不
可使踰其分也趙盾弑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弑山

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
不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尙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
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鄭公
子宋弑君而以歸生主惡名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
元矣力足以制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有甚焉不
得託於本無逆謀也楚公子比之弑君棄疾成之而比
獨主惡名者奸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
殺爲文著其罪同然比與棄疾皆楚靈之弟靈逐比而
任棄疾卒死於二人之手先書比奔晉又書棄疾帥師
圍蔡明君之弟弟不可以愛憎爲子奪也衛孫甯出其

澤石堂文集 卷七
君而以出奔爲文行有失國之道也貶行則嫌於獎剽
故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義公孫而干正統其罪不可
掩也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
藥非大惡而特書弑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
楚蔡之君不書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
能正家也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孝則爲申生子不
孝則爲商臣而晉亦等有奚齊與之弑未有家不齊
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之卒亦不書葬也書閹弑吳子餘
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弑秦侯申戒人君之疏大
臣而近小人也藥盈之入曲沃趙鞅之入晉陽書之以

戒大都耦國之漸人臣不可專其私邑也楚子虔弑于
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歸禍之不
旋踵宜矣楚之強莫強於虔伐吳執慶封滅賴滅陳滅
蔡史不絕書而無救於弑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宋
襄公用鄆子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惡其不仁也
且以徵二君之強歿非不幸也宋公與夷齊侯光楚子
虔以好戰而弑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而弑經皆先文
以見義所以爲有國家者戒至漢切矣左氏傳曰凡弑
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後儒多以斯語爲詬
病愚謂君誠有道何至於弑遇弑者皆無道之君也其

賊之有主名者書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不書不足書也無主名者亦闕而不書史之慎也非恕臣之罪也聖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爲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各得其所又何亂臣賊子之有若夫篡弑已成據事而書之良史之職耳非所謂其義則竊取之者也秦漢以後亂賊不絕於史由上之人無以春秋之義見諸行事故爾故惟孟子能知春秋

問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二卷經十二卷之下注云公羊穀梁二家而古經十二篇注無明文所謂古經者何經也曰按劉歆移太常博士書稱春秋左

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許慎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江式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卽前代之古文然則志所稱古經者卽左氏經也鄭司農周禮注云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先鄭傳左氏學其所稱古文經者亦必左氏之經也漢書劉歆傳謂左氏傳多古字古言今左氏經傳絕少古字蓋魏晉以後經師所改失其真矣問左氏春秋漢平帝時嘗立學官光武初以尙書令韓歆之請立左氏學選司隸從事李封爲博士諸儒論議謹譁會封病卒左氏復廢終東京之世春秋博士祇有

公羊嚴顏二家無左氏也陸德明釋文乃云和帝元興
 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乃立於學官春秋正義與
 釋文略同陸孔之說果何所據曰攷之漢史鄭眾以章
 帝建初八年卒興之卒更在眾前不及和帝之世且元
 興改元止於一年初無十一年則釋文之誤審矣靈帝
 熹平中盧植上書請立左氏於學置博士可見元興以
 後左氏未嘗立學也至春秋正義其文益錯亂如云和
 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然則劉
 歆至和帝時尚存也又云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
 四十條然則章帝轉在和帝之後也此村夫子知其不

然者曾謂穎達大儒而有是語乎愚故曰傳寫錯亂非
 正義之本文也夫左氏之勝公羊宜乎夫人而知而范
 升抗議於前何休排詆於後雖以天子之力不能勝之
 當時經師之專已黨同如此然則劉賈鄭服扶翊古學
 之功詎淺鮮哉

問古人名字必相應說文所載名

經典借用假字

字子游名

施字子旗名嘉字子孔名瑕字子石名驥字子皙是也
 春秋傳如歸生歸父之字子家側之字子反喜之字子
 罕曠之字子野由之字子路須之字子遲虎之字子皮
 蠆之字子尾子蟠圍龜之字子靈駢之字子駟鮒鱗之

字子魚鮪之字子鮮鮒之字叔魚夷之字子蠻子貉宋
 之字子公齊之字叔侯皆義相協申西方也故字子西
 大夏在西故亦字子西荆楚舒在南故字子南若黑之
 字子皙則又以相反為義也王逸注楚辭云楚人謂巫
 曰靈子故申公巫臣字子靈說文蔑勞目少精也故醜
 蔑字然明至如僑之字子產嬰齊之字子重其義安在
 曰說文山產也山銳而高曰喬蓋子產名本是喬字後
 人加人旁後漢書陳寵傳美鄭喬之仁政如陳亢字子
 禽本取鳥亢為義而說文亦作伉也齊威王嬰齊或作
 因齊重與因義相近或楚子重亦名因齊乎春秋傳鞶

鞶鞶絆皆所以馭馬說文鞶作鞶秦公孫鞅字子顯蓋
 鞶之省也釋獸云闕洩多狃公山不狃字子洩殆取諸
 此春秋時又有假古人名以為名字者殷有比干而楚
 公子比字子干晉有陽處父而魯公歛陽字處父是也
 問古人名克字子儀何也曰古文儀與義同義从我我
 从手手古殺字故義主斷制易四德元為仁利為義利
 亦从刀而以和為訓故云利物足以和義春秋傳師克
 在和故克之字曰儀父曰子儀
 問鄭公孫輒字子耳何義曰輒當為聃說文聃耳垂也
 引春秋傳秦公子輒其耳下垂故以為名今三傳初無

秦公子輒其人者必鄭公孫輒之譌
問宋儒譏左氏書周鄭交質以周鄭爲二國不知上下
之分其信然乎曰春秋譏交質故穀梁云交質子不及
二伯左氏亦有信不由中之戒傳載交質非一事獨於
此引君子之論以見例凡交質之失二國共之君子非
專爲周鄭言之也古者封建之世王畿千里爲天子之
國自畿以外爲列國天子不自治之故曰古之欲明明
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國治而後天下平又曰天下之
本在國王國與侯國皆國也天子有道而天下諸侯朝
之謂之有天下否則位號僅存所有者唯王國而已殷

之有天下舊矣而孟子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掌也戰國之世周鼎未改而孟子書言三代之失天下
又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亾可證平王東遷以後周僅有
其國不得云有天下此王之所以爲風而左氏以周鄭
爲二國亦紀其實耳對鄭而言故不言王而言周漢初
賈誼上疏亦以漢與吳楚淮南諸國對言當時未聞非
之後儒夫古曰遠不攷封建之制強立議論要於經義
無當也

問桓六年傳不疾癘蠡釋文云蠡說文作癩云癩癩皮
肥也今說文無此語并無癩字豈陸氏誤耶曰說文無

累字安得更更有从累聲之字惟肉部癩字注云畜產疫
病也此癩蠡之正字蠡癩聲相近故假借為蠡耳癩亦
俗字當為族族之言聚也疫者相聚傳染之疾故六畜
之疫曰族癩或作族索索癩亦聲相近也說文瘞小腫
也一曰族索俗書索為累或加疒旁而陸德明以為說
文作瘞誣矣陸氏引說文多誤如詩曾不容刀陸云說
文作𦉳𦉳斯羽說說分陸云說文作𦉳𦉳𦉳𦉳二字皆說
文所未收又楚彼泉水陸云說文作𦉳按說文𦉳讀若
詩泌彼泉水非謂詩文作𦉳也
問莊九年齊小白八子齊經不書公子左氏未著其說

何也曰後漢書鄭興說更始入關云春秋書齊小白入
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興習左氏春秋此必左氏先師
之說而杜氏失於采用

問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左氏無
傳公穀以曹羈為曹大夫赤為郭公名然系郭公於歸
曹之下於義未安杜氏以羈為曹世子赤為曹僖公為
戎所納故曰歸以春秋書鄭忽突之例證之杜義當矣
曰此左氏先師之說非杜臆造賈逵謂赤是戎之外孫
故侵曹逐羈而立赤漢儒去古未遠必有所受孔疏以
為無據誤矣

問晉景公姊爲潞夫人酆舒爲政殺之而伯宗數酆舒之罪曰虐我伯姬不云殺云虐殆有所諱乎曰惠氏補注嘗及之據尙書呂刑惟作五虐之刑墨子引作五殺之刑論語不教而殺謂之虐又宣十八年傳云凡自內虐其君曰弑則虐卽殺也潛夫論氏姓篇引此文云酆舒爲政而虐之

問襄十八年同圍齊此當指齊都城而言杜預據傳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遂謂所圍者平陰賊耳則經當書圍齊平陰如圍宋彭城之例矣何以書圍齊曰杜氏之失劉炫規過已言之矣疏家曲爲杜解於義終有未

安經先書圍而後書伐以其不成圍也諸侯之師已門其三門故先書圍圍未合而卽畧地故後書伐若平陰不過齊之一城卽使塹門固守猶不足書况又不能守而遁乎且杜解防門廣里全是臆說攷續漢書郡國志濟北國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有景茲山光里卽此傳之廣里也景茲卽此傳之京茲也水經注濟水篇引京相璠云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卽此也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卽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防門廣里皆地名與平陰相近杜以爲門外作塹廣

一里其不然乎此亦與平劍林設林以爲門伏非建
問襄十八年傳及秦周伐雍門之菽杜以秦周爲魯大
夫近儒惠氏謂秦周齊地名引呂覽慎大篇齊達子帥
其餘卒以軍于秦周高誘注秦周齊城門名以證成其
義未審孰是曰杜據魯有秦子秦董父故以秦周爲人
名然以下文東侵及濰南及沂之例推之惠說爲長當
以及秦周爲句

問楚蔣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杜不言費滑所在
已見於成十三年注也滑國都於費卽漢緱氏縣地僖
二十年鄭人入滑滑遂服屬於鄭三十三年秦伯謀襲

鄭滅滑而還晉人敗之於殺自是滑屬於晉成十七年
鄭子駟侵晉虛滑是也其後滑又屬鄭此傳所云侵費
滑也昭定以後滑又屬周昭二十六年王次于滑定六
年鄭伐周馮滑是也滑地介周鄭之間疆場一彼一此
固是常事此何以獨稱費滑曰鄭有二滑莊三年公次
于滑杜云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北故於此傳稱費滑
以別之公羊注曰文林外傳亦載此五文而
問屈狐庸言天所啓在今嗣君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
孫實終之嗣君謂夷昧也據史記餘昧子僚代立爲諸
樊子光所弒則狐庸之言不驗左氏何故取之曰公羊

以僚爲長庶則非夷昧之子據世本夷昧生光服虔注亦云夷昧生光而廢之故光曰我王嗣蓋本世本爲說與狐庸之言相應自史公以光爲諸樊子而吳越春秋何休注公羊皆仍之杜氏生於晉初亦違左氏正文而從史記史遷雜采宅書與左氏違戾者多矣豈足盡信問襄三十一年傳繕完葺墻繕完葺三字同義或疑完爲宇之譌何如曰完當爲院說文寘周垣也或作院院譌爲完篇簡爛脫耳

問昭元年傳夏有觀扈商有姚邾杜注引書序啓與有扈戰於甘而不及觀事何也曰按楚語士亶云啓有五

觀文王有管蔡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周書嘗麥篇其在殷之五子殷當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竹書紀年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卽五觀也離騷云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於家巷漢書古今人表啓子兄弟五人號五觀列下中地理志東郡有畔觀縣史記夏本紀太康失國兄弟五人須于洛汭索隱引皇甫謐云號五觀也蓋自古文

尚書未出以前儒者皆知五子之爲五觀而杜於此經之觀獨闕其文杜好與漢儒立異此亦其一證也酈道元北方之學者其撰水經注云淇水又北逕頓邱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爲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名號曰五觀者也六朝時梅氏古文盛行於江左而河北猶守鄭義故酈道元稱古文尚書仍取五觀說

問昭七年正義引張叔皮論云賓爵下革毛本誤作華田鼠

上騰牛哀虎變鮫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蠅未審張叔皮何代人據下文兩稱張叔則張叔似人姓名又不知皮論是何書也曰予初讀注疏亦蓄疑久之後讀李

善注文選卷六引張升反論噓枯則冬榮卷五十五引張升反論語噓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卷四十三引張升反論黃綺引身巖棲南岳卷四十引張叔及論青萍砥礪于鋒鏑庖丁剖犧于用刀卷三十一引張叔及論煩寃俯仰淚如絲兮詳其詞意與春秋疏所引本是一篇之文而篇名或云反論或云反論語或云皮論或云及論其人名或云叔或云升攷後漢書文苑傳有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梁七錄有外黃令張升集二卷反論殆升所撰之一篇如解嘲釋譏之類曰皮曰及皆字形相涉而譌叔與升亦字形

相涉也
問春秋之世諸戎種類實繁其由瓜州徙居中國者蓋有二種一曰姜姓之戎一曰允姓之戎姜戎以殺之役見春秋戎子駒支其後也范宣子數駒支稱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汝剖分而食之而駒支亦云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四岳之裔胄也賜我南鄙之田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是姜戎自瓜州徙晉南鄙而附庸於晉者也允姓之戎居陸渾陸渾瓜州地名也故稱陸渾之戎僖公二十二年秦晉遷

之伊川由是伊川亦有陸渾之名其後生聚繁衍或居晉陰地謂之陰戎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先王居檇杭於四裔以禦魍魎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伊川乃周畿內之地故云郊甸與姜戎之居晉南鄙者固有別矣杜元凱謂四嶽之後皆姓姜又別爲允姓蓋欲合二種而一之竊有未安曰春秋時戎狄散處中國其類實繁狄有姬姓隗姓之別戎有姜姓允姓子姓姬姓之別允姓之徙伊川在晉惠公時晉猶未啓南陽與伊川相去甚遠何緣分南鄙之田以食之且

秦晉同欲遷之非秦人迫逐而晉特裂土而予之也楚子嘗伐陸渾之戎矣不聞其侵晉南鄙則陸渾之戎非姜戎也姜姓之別爲允無他文可據杜氏特以意度之然二戎族姓各殊分地亦別安得以其同出瓜州同徙於晉惠公時而遂混而一之乎莊二十八年傳小戎子生夷吾與大戎狐姬對文則子亦姓也子姓之戎未詳國邑所在杜元凱訓子爲女謂卽允姓之戎允姓始入中國由晉惠公誘之若惠公之母卽是允姓則伊川之徙不待惠公時矣杜之臆說庸可信乎史記晉世家謂夷吾母重耳母之女弟則又并子與姬而爲一亦謬也

問楚子革稱陳蔡不羹爲四國杜氏謂不羹有東西二城或謂古三四字皆積畫四當爲三之譌然否曰子嘗讀賈子書大都篇云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終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奉公子棄疾內作難然則左氏傳云四國者兼葉言之昭十

三年傳稱陳蔡不羹許葉之師葉本許都靈王遷許於城父而取其地故有許葉之稱十一年十三年傳但稱陳蔡不羹而不及葉者傳寫之脫文杜不審而分不羹爲二以當之誤矣當時實有四城改四爲三亦非其實問昭十八年傳執事搆然授兵登陴服虔云搆然猛貌杜以爲勁忿貌義亦相近搆字說文未收敢問何从曰搆當爲憫字之譌說文憫武貌荀子榮辱篇陋者俄且憫楊倞注憫與憫同猛也方言晉魏之間謂猛爲憫今本方言亦从手旁

問春秋占繇辭皆韻哀十七年傳如魚窺尾橫流爾方

羊裔焉與下句不韻何故曰劉炫以方羊斷句裔焉屬下大國爲句其說本勝杜義疏家必護杜而攻劉要之是非不可淆也疏又據闔門塞竇乃自後踰不與將亾爲韻十年尙猶有臭不與攘公之踰爲韻以爲或韻或不韻理無定準不知古人讀踰如由踰與竇韻踰踰古皆讀如由正與猶臭爲韻左氏傳無不韻之繇也以此譏劉多見其妄

問說文引春秋傳云噉言今左氏無此語曰哀二十四年傳是躓言也役將班矣服虔云僞不信也杜云躓過也釋文躓戶快反與噉音河介切相近古文从口从言之

字多相通說文兼收嚙講二字嚙訓高氣多言講訓讒
讒又訓誇誇讒義較過僞尤長然則嚙言卽讒言亦可
作講言也

問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瘡者何痢也注痢者民疾疫也
說文無痢字未審當何从曰說文癘惡疾也左氏傳癘
病不作杜以癘爲惡氣古文厲與列通痢卽癘之異文
也瘡字說文亦無之鄭注曲禮引公羊作大漬此古本
也說文羊部別出羴字則因記文四足曰漬而益之
問僖十四年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左氏公
羊說各殊范甯駁公羊說謂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

淫通此事之不然者而以左氏歸寧之說爲近合人情
其理甚正而疏家申何義以爲末世無禮容或有之如
姜氏如莒之類魯爲秉禮之國何蕩檢若是其甚乎曰
吾友褚刑部摺升嘗論之謂春秋之例女旣嫁則繫其
夫國如紀伯姬杞伯姬是也未嫁則不繫以國如伯姬
卒是也此經書季姬及鄆子遇次年乃書季姬歸于鄆
不繫以鄆則爲未嫁之女可知烏得言歸寧乎齊高固
先書逆而後書及已嫁之詞也季姬先書遇而後書歸
未嫁之詞也已嫁則從夫婦之序故曰高固及子叔姬
未嫁則從內外之詞故曰季姬及鄆子

問僖十九年鄆子會盟于邾婁何氏注云魯本許嫁季姬于邾婁季姬淫泆使鄆子請已而許之季姬許嫁邾婁何氏何以知之曰白虎通嫁娶篇云春秋伯姬卒時娣季姬更嫁鄆春秋譏之此必公羊家說僖九年伯姬卒十四年經書季姬遇鄆子十五年季姬歸于鄆蓋季姬本伯姬之娣不欲爲娣於邾而使鄆子請已爲嫡故季姬歸鄆而二國之交惡始於此

問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公羊作賁渾賁何以有陸音曰此轉寫之譌本當爲齏卽古文睦字从光光讀爲六故睦亦有陸音

問曲禮諸侯滅同姓名春秋衛侯燬滅邢邢衛固同姓矣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蔡非同姓何以亦書名曰禮云滅同姓者滅天子之同姓也陳蔡皆楚虔所滅不於滅陳名虔而於滅蔡名之以其滅周同姓尤惡之也春秋之君滅同姓者多矣獨於二文見義者蔡姬姓之大國非漢陽諸姬可比誘而殺之其惡尤甚衛秉禮之國文公又賢君且邢衛同爲狄所滅因齊桓仗義得復社稷乃瞰邢之弱而取之於義尤不順故亦絕之問春秋有討賊之義蔡般弑父自立楚人誘而殺之雖曰不義與殺無罪者亦宜有別春秋何以無異文曰楚

齊石室文集 卷七
二
度亦弑君之賊與蔡般同自當從兩下相殺之例然蔡般之罪終所當絕此當合前後參觀之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殺之公羊傳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也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夫有爲般之世子雖嗣立而不得書爵者不成其爲君也春秋之法諸侯有誅絕之罪者其子雖無罪亦當廢則討賊之義亦嚴矣楚商臣亦犯誅絕之罪而子孫享國且數十世則有弑君不復見之例以絕之亦未嘗漏網也
問春秋書世子者皆宜爲君之稱蔡世子有何以獨爲

貶詞曰君薨未踰年稱子書子則不見貶斥之義書名又無當國之罪故從其本號書之般雖有罪然蔡之臣民奉以爲君者十餘年經亦嘗書蔡侯矣有侯則宜有世子不稱子而稱世子從其本稱非得正之稱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齊商人蔡般皆弑君之賊春秋書之曰齊侯蔡侯無貶詞者已成君也已成君則從五等諸侯之例非獎賊也辭窮則同也然商人終被弑亡後般亦死楚度之手其子又慘死天道果可畏哉
問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穀梁傳曰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

也據范荅薄氏義則此所殺之大夫卽二十四年奔陳之曹羈未識與傳意合否曰公穀說此經皆主賢曹羈而意稍別公羊謂衆故不名穀梁謂非大夫故不名公羊謂諸大夫不死君難誅之得其罪經爲曹羈諱故不言曹伯滅并不言戰穀梁之意當亦如此其云爲曹羈崇者謂因賢曹羈故曹無命大夫而書大夫非謂大夫卽羈也孟子云晏子以其君顯又云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子天下吳蠻夷之國其朝聘例不書惟吳子使札來聘以賢季子故書曹小國於傳聞之世不當有大夫因羈之賢而書并及殺大夫事是因臣而顯其君范氏

所言未得穀梁之旨

問打字不見於經典惟穀梁宣十八年傳戕斃殺也注斃訓捶打亦是晉人語說文手部無打字畢竟宜何從曰晉唐人書木旁字多作手旁此必朽字之譌說文朽槿也朽與槿極連文知槿亦兼有槿擊義問釋文斃下引字林云木杖攷說文斃訓木杖斃訓解斃却是兩字陸似溷而爲一曰斃殺之斃本當从木旁陸引木杖訓之則陸所見本猶作斃字隸楷改从手旁而唐石經因之非古本之舊也

而與不辭因之非古本之舊也
謂凡木林隨之則樹凡本餘非林字隸辭也
非林字而字則以樹而為一曰樹辭之辭本當以木
謂辭文辭不傳字林云木林文錯文辭隨木林辭隨
辭少休與辭林文賦辭衣兼有辭舉義
曰晉亂人書木字字字非手受此必林字之屬篇文林
辭請辭作衣是晉人語篇文年時無林字畢竟宜何從
問林字不見於辭典辭彙宣十八年再非辭辭也
此言未詳彙彙之旨

潛研堂文集卷八

嘉定錢大昕

答問五

問曲禮恭敬樽節之樽不見於說文何也曰樽當為斝
說文斝減也又荀子不苟篇恭敬樽屈仲尼篇尊貴之
則恭敬而傳其義皆與樽同

問曲禮七十曰老公羊疏乃云今曲禮七十曰耄豈徐
彥所見本特異乎曰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耄
九十曰耄徐所見者蓋卽此本故引以證何氏六十稱
耄之異同後來轉寫誤八為七耳八十曰耄見於毛詩

故訓傳又見於許氏說文厥後劉熙釋名王肅注易郭璞注爾雅皆主此義易大耋之嗟鄭注謂年踰七十亦與毛許義不遠曲禮有曰耄二字者當是古本而陸以爲後人妄加蓋失之矣何氏六十稱耄之說與健爲舍人注爾雅相同服虔注左傳又云七十曰耄蓋漢人說耄義各不同要當以八十爲正也

問長者不及毋僂言注僂猶暫也非類雜暫與非類似不相應曰荀子云不問而告者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噴傲非也噴非也僂言者長者問所不及而輒以更端雜之卽荀卿所謂噴也說文僂互不齊也亦與非類

之說相近轉僂爲暫聲雖近而義則遠矣鄭注表記以僂焉爲可輕賤之貌亦取僂賤聲相近爲義僂與噴聲亦相近凡字从贊者皆非一之詞故叢木爲欝車衡三束爲轡以羹澆飯爲饋說文無噴字而訓僂爲不齊可證僂卽噴矣

問勦說之勦曹憲謂當从刀與左傳勦民字从力者不同其說然否曰說文勦訓勞鄭訓爲擊卽取勞之轉聲而借其義非有異文也說文刀部無勦字曹憲俗儒未達六書之旨故多妄說

問曲禮內則俱有男女不同梳枷之文鄭云梳可以枷

衣者又云竿謂之櫛釋器云竿謂之箴是櫛箴同物說
文無此二字何故曰陸氏釋文內則篇本作柀說文柀
訓落其字承柀之下當解爲藩落之落非虛字也李巡
本爾雅作筭筭假借字

問左右攘辟鄭注兼存二義當何所從曰古揖讓之讓
从手漢書禮樂志隆雅頌之聲感揖讓之容是也禮記
多古字當以或說爲長注訓攘爲卻卻避尊者亦與退
讓之義相因非有異也

問春秋有一人而二字者叔向之爲叔譽亦其類歟曰
說文肸響布也古人名字相配故名肸字叔譽響與向

通故或爲向其作與者當爲響之譌字形相涉轉寫易
淆非有兩字也

問退然如不勝衣注云退或爲妥此何義也曰妥退聲
相近易繫辭墮然示人簡矣孟喜本墮作退陸績董遇
姚信三家作妥是妥與退同義妥或爲綏曲禮大夫則
綏之鄭讀綏爲妥言其下於心亦取退下之義春秋傳
交綏謂兩軍皆退也

問鄭注月令多引今月令以證文字異同正義謂不入
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今呂氏書具在與鄭所
引亦不盡合何故曰漢藝文志有明堂陰陽二十三篇

在記百三十一篇之外此禮記四十九篇小戴所傳劉
向所錄鄭君據以為注其别出於明堂陰陽者則謂之
今月令矣說文引明堂月令如霖雨歲將饑終之類蓋
即鄭所謂今月令雖同出於吕氏而文不無互異也
問禮運云鳳以為畜故鳥不猶麟以為畜故獸不狘注
猶狘飛走之貌正義謂猶然驚飛也狘然驚走也猶狘
二字說文皆無之徐鉉新附狘字猶為鳥飛似不應从犬旁曰
陸氏釋文猶本作喬周禮大司樂注引此文亦作喬俗
本从犬者誤也公羊傳陳侯鮑卒曷為以二日卒之幟
也注幟者狂也幟與狘音義同說文瘧狂走也讀若歛

幟狘皆瘧之異文當以瘧為正字或作怵洪範五行傳
禦聽于怵攸鄭康成讀怵為獸不狘之狘是也說文走
部有趨字訓狂走即鳥不喬之喬張衡東京賦捎魑魅
斯猶狂薛綜注猶狂惡厲之鬼名埤蒼云猶狂無頭鬼
也喬本有狂義因喬狂連文并喬字亦加大旁猶展轉
之展作輓鉄質之質作鑽也

問八蜡之神諸家說不同鄭康成謂先嗇一司嗇二農
三郵表啜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也王肅分貓
虎為二而去昆蟲陳祥道則去昆蟲而增百種吕大臨
則去先嗇昆蟲而增百種又分貓虎為二或又有分郵

表啜爲二而去昆蟲者當何所從乎日記稱蜡者索也
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孔冲遠詩正義云八蜡爲其主
耳所祭不止於此四方百物皆祭之春官大司樂云凡
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羸物三變而致鱗物
四變而致毛物五變而致介物六變而致象物注云此
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又大宗伯以醴辜祭四方百
物注云謂磔禳及蜡祭是蜡祭四方百物皆祭之然則
鄭康成蔡中郎以昆蟲爲八蜡之一非無徵矣或謂昆
蟲害稼於禮不當祭予謂人與物一也人死爲鬼鬼有
所歸則不爲厲故泰厲公厲族厲之祀先王舉而不廢

蝻蝻螟蝗之害稼亦由政治之失而生則必有神以司
之矣祭之俾上之人知所警戒而小民亦有所恃以無
恐此八蜡所以終昆蟲也

問明堂位俎用梲巖注梲始有四足也巖爲之距巖字
說文未收从山於義無取曰陸氏釋文巖又作楸說文
楸从手有所把也夏后氏俎用梲止有四足殷人加以
橫距謂之楸者取其手可把持又謂之距距楸聲相近
也

問內則有櫛緹注緹韜髮者也說文無緹字未審當何
從曰士冠禮緇纒廣終幅長六尺注纒一幅長六尺足

以韜髮而結之矣士昏禮姆纒笄注纒緝髮亦廣充幅
長六尺纒卽緝之異文也史記周本紀其罰倍纒徐廣
云一作蕤五倍曰蕤蕤與纒同故緝亦與纒同鄭箋柏
舟詩引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纒笄總正作纒字

問內則免薨之免鄭解爲新生者其義何取曰說文𦣻
生子齊均也婦人妊子初生爲𦣻故艸木之新生者亦
名𦣻免卽𦣻之省文古讀免如問與萌聲亦相近薨本
蒿里字借爲枯槁之槁

問冠帶垢和灰請漱與盥漱之漱異義曰說文漱盪口
也凍澣也凍與漱異文亦異義曲禮諸母不漱裳及內

則和灰請漱字皆當爲凍

問中庸費隱之義曰費釋文又作拂古文費拂相通道
拂則身隱卽承上遯世不悔之文而申言之古注至精
無可更易後儒疑君子之道爲開端之詞剏立新義以
費隱兩字聯貫後數章按曲禮云不詞費論語云惠而
不費費非美詞古書從無以費讚道者且中庸一篇絕
不更及費字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道不遠人可離
非道也以道爲隱非子思立言之旨昔人謂臧三耳甚
難而實非其費隱之謂乎

問君子胡不慥慥爾說文無慥字鄭訓慥慥爲守實亦

不見於釋訓未審何據曰古書造與蹙通韓子忠孝篇
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孟子作其容有蹙大戴禮保傳篇
靈公造然失容賈子新書作戚然周禮夏官掌固夜三
鑿以號戒杜子春讀鑿為造次之造而今人皆作戚音
蹙又戚之轉也慥慥猶蹙蹙當取不自足之意鄭以為
守實恐未必然

問中庸必得其壽朱注云舜年百有十歲蓋據尚書三
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之文而偽孔傳謂三十
在位者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服喪三年其一在三
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年凡壽一百一十二歲鄭注尚書

則以舜生三十為句徵庸二十為句在位五十載為句
謂生三十年歷試二十年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
百歲也此三說者宜何從曰史記舜本紀舜年二十以
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
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
合計之實年百歲且三十而堯舉五十而攝位中閒二
十年為歷試之歲故本紀又云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
堯使攝政與鄭氏徵庸二十之文恰相符合史公從安
國問故所載多古文說則東晉古文以二十在位為句
又改二十為三十必非孔壁之舊又添出服喪二年為

百十二歲益不足信矣
問緇衣一篇其文大似論語其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謹于言而慎于行生則不可奪志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兩人有言曰入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皆與論語同劉猷以爲公孫尼子所作公孫氏殆七十子之徒故得聞孔子之緒言歟曰愚嘗讀舊唐書載沈約之言云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其詞純粹平易非子思子不能作也鄭康成注論語不可

以作巫醫云巫醫不能始無常之人也其注不占而已句云易所以占吉凶無常之人易所不占也皆依緇衣爲說以經解經信而有徵衛瓘云無恒之人不可以爲巫醫巫醫則疑誤人也此朱注所本然於下文不占之義終難通矣

問聘義緝密以桌注緝致也說文無緝字當用何文曰緝當从禾旁詩集于苞栩傳苞稹也釋文云本又作緝鄭箋云根相迫迮梱致也與此注訓緝爲致同問婦人之義從一而終而禮有七出之文毋乃啓人以失節乎曰此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於

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
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
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
妻始妻之於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其情
易親至於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
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
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而築里姑姊之
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真能安於
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爲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
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之貞否則寧割伉儷

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
其孝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
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間里之
婦失愛於舅姑讒間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
淫酗凶悍寵溺嬖勝凌迫而死者有之古禮固有
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爲
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子
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
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
使其過在婦歟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追

也使其過不在婦歟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為善婦不
 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
 雞之司晨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於
 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
 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
 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
 言忠也此未論先王制禮之意也而漢書之如其夫
 問周禮疏以鄭康成為漢大司農北海郡鄭沖之孫攷
 後漢書本傳但稱八世祖崇尚書僕射不言其祖名沖
 惟魏晉時有鄭沖與何晏同修論語集解乃在康成之

後且滎陽開封人非北海人也曰禮記毛詩正義儀禮
 疏俱不云康成祖名沖恐係周禮疏誤爾

問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注故書屯或為臀鄭大夫讀屯
 為課殿課殿之文賈氏未審所出敢問何謂曰古文尻
 臀字本作尻殿从尻得聲臀又从殿取聲人之一身臀
 居其後軍後曰殿亦取斯義漢時課吏有殿最之法亦
 以居後為殿也漢書宣帝紀地節四年詔杜子春讀為
 在後曰殿與課殿之義同後鄭以殿既為後則上文不
 應更著前後字故改從屯耳會稽其熾非令其合會

問禮謹男女之別而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

也奔者不禁然則溱洧秉蘭相謔詩人何以刺之曰此會字讀如惟王不會之會謂會計其數非令其合會也凡男女自成名以上媒氏既書其名矣娶判妻入子則又書之是匹夫匹婦其嫁娶皆書於媒氏仲春會男女謂會計其未嫁娶者令其及時嫁娶也古者女子有罪爲人妾而內則云奔則爲妾以其六禮不備卑之也仲春奔者不禁謂不禁其爲人妾耳聖人豈導民以淫奔哉會字之解得之梁鴻翥梁德州貢生所著周禮解予未及見此條則李南淵爲予述之

問牛人職云軍事共其犒牛春秋傳亦屢見犒師之文

而說文無犒字張有復古編謂卽鎬字果何所據曰經典無以鎬與犒通者唯玉篇云犒與鎬同故謙中從之其實不足據也攷牛人疏云將帥在軍枯犒賜之牛謂之犒牛又大行人職云若國師役則令犒禮之注故書犒爲橐鄭司農云橐當爲犒謂犒師也左傳公使展喜犒師服虔以師枯犒故饋之飲食然則犒本从木後人因此犒牛字妄改爲牛旁爾

問守祧掌先王先公之廟祧注故書祧爲濯說文無祧字今以濯代之未審可否曰集韻祧古作濯濯非古字蓋本作濯後人以偏旁相似改从示耳古書从兆从翟

濟石堂文集卷八
之字多相通借詩佻佻公子韓詩作耀耀書顧命王乃
洮頰水鄭訓洮爲濯則濯亦有洮音許君習周官古文
不別出祧字蓋亦以濯爲祧也鄭康成注祭法云祧之
言超也超上去意也超祧聲亦相近

問大司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賈疏謂圜丘取
丘之自然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與南北方皆可其說
然否曰古人分郊丘爲二祭賈意郊在南方圜丘無定
所故爲此說其實非也孔穎達郊特牲疏云圜丘所在
雖無正文應從陽位當在國南魏氏營委粟山爲圜丘
在洛陽南二十里然則周家亦在國南但不知遠近其

義當矣

問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曰類曰造曰禴曰禘曰絜曰攻
曰說而詛祝亦掌類造攻說禴禘之祝號攻說之名於
古未見曰墨子兼愛下篇引湯說之辭曰惟予小子履
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
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
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又釋之云此言湯
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詞說於
上帝鬼神則說之禮殷人已有之矣呂氏春秋季秋紀
云昔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

潛研堂文集卷八
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
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于是翦其髮
擗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于上帝與墨子說正同鄭
謂攻說用幣無牲其不然乎孔安國注論語子小子履
一節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然墨
子書引湯說不云湯誓且係禱旱告天之辭非伐桀告
天之辭孔殆誤矣東晉古文尙書出又以此文竄入湯
誥使孔壁書果有子小子履云云見於湯誥則安國注
論語何故舍湯誥之正文而別引墨子書乎益不然矣
問玉人天子川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說文龍爲

駝將爲埒先鄭讀龍爲尢與許叔重義頗協唯將埒二
文音義全別何歟曰將當依說文爲埒玉石半相埒也
將不得有雜義或係後人轉寫之譌
問玉人注瓚讀如餐餐之屨說文無屨字未審其音義
曰據玉篇屨卽鑽之古文說文云鑽以羹澆飯也禮記
內則云小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爲醢注狼臠膏臠中膏
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屨矣釋名臠鑽也以米糝之如
膏鑽也賈疏謂漢時有膏屨蓋本內則注集韻屨以膏
煎稻爲醢與賈疏合凡从贊之字皆有相佐義故鄭以
瓚爲雜名

又問說文饗與鬻同鬻也與此注饗履義似異曰饗醕聲相近內則饗醕之醕注亦訓爲粥而於小切狼臙膏以與稻米爲醕句則云此醕當从飭破醕爲饗取其聲相轉是鄭意以饗當膏履與醕訓粥者不同矣賈侍中說醕爲鬻許君則訓醕爲黍酒而兼存賈說鄭注亦與賈同

問攷工記梓人矢人篇皆有罔字說文無糸部从罔亦無義曰此卽籀文罔字罔譌爲門又譌爲人非別有罔字也周禮多古文後人不通六書任意更改如與譌爲與囁譌爲割全失製字之慎

問士冠禮冠者以枳祭醴與坐啐醴捷枳唐石經捷爲建顧氏以石經爲誤然否曰士昏禮婦受醴亦有以枳祭醴坐啐醴建枳之文則石經作建爲是敖繼公本亦與石經同是宋時猶未誤也今本所以誤者乃緣陸氏釋文有捷枳二字疑爲經文遂妄改建爲捷爾鄭注本云建枳扱枳于醴中陸所見本扱枳作捷枳故云本又作挿或作扱要是注文非經文有捷字也經典釋文本單行之書今注疏本以釋文散入各經注下頗有舛譌而儀禮一經尤多芟削甚至以釋文濶入注中讀者不察乃謂鄭君注經已有翻切校刊之不謹貽誤後生多

矣

問禮記儀禮俱有周弁殷嘒夏收之文說文無嘒字未
 審所从曰嘒當从月吁聲鄭注士冠記云嘒名出于幠
 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予謂嘒與芋通詩君子攸芋
 箋云芋當作幠幠覆也釋文芋或作吁其加曰者經師
 附益之字也漢書藝文志有芋子十八篇卽史記之吁
 子也張敞傳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幠孟康讀幠爲詡以
 是推之幠亦有吁音鈕樹玉云宋本說文及五音韻譜
 覓字下竝作殷曰吁明刻五音韻
 譜亦
 作吁

問上昏禮有纒笄被纒黼之文說文無纒字何故曰士

昏禮及禮記雜記皆有纒字而義各別士昏禮注纒禪
 也玉藻禪爲紉中庸衣錦尚紉釋文本又作纒詩碩人
 丰並作衣錦裝衣紉裝纒皆同物也雜記如三年之喪
 則旣纒其練祥皆行注纒艸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纒
 說文糝臬屬卽雜記所謂纒也糝與裝通故說文引詩
 衣錦糝衣其實禪衣字當从裝臬纒字當从糝爲正也
 問士昏禮父醮子辭云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荀子書勗
 作隆惠松匡謂當由避殤帝諱改爲勗如毛詩隆衝爲
 臨衝之類信有之乎曰禮家傳聞文字不無異同要當
 從其長者勗帥以敬於義爲長且信諸子不如信經若

云避諱更易則無是理士冠禮稱棄爾幼志志為桓帝諱受天之祐祐為安帝諱皆未改易即以毛詩微之四月秀萋秀為光武諱思皇多祐祐為安帝諱亦未改易也臨衝韓詩作隆衝韓詩在漢時立於學官何嘗避隆字耶

問既夕禮燕器材筭筭注筭竹筭蓋也陸氏釋文筭字無音何故曰賈疏釋筭為竹青皮則筭當為筠字之譌陸所見本亦必作筠筠字禮記屢見故不更加音爾說文無筭字張參五經文字竹部亦不收筭字可證唐以前無此字惟丁度集韻九虞部始收之讀如敷蓋此注

之譌昉於北宋矣

問喪禮有贈見於禮經春秋其來舊矣說文不收此字何也曰隱元年服氏注贈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既取覆冒之義則文不當从貝竊意古經文當為贈書武王惟冒許叔重引作贈此古文以贈為冒之證徐鼎臣於貝部增贈贈諸字未達叔重之怡

問贈當為贈以尚書徵之宜可信矣贈字亦說文所未收不識古文何從曰周禮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贈補之注云故書贈作傅故書者古文也傅者附也助也許君从古文故不取贈字

禮記集說卷八
問世俗父歿稱孤子母歿稱哀子父母俱歿稱孤哀子
見於溫公書儀於古有之乎曰士喪禮哀子某爲其父
某甫筮宅哀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甫考降士虞禮哀
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哀子某來日某躋耐爾于
爾皇祖某甫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雜記喪稱哀子
哀孫曲禮孤子當室冠衣不純素郊特牲春饗孤子深
衣孤子衣純以素孟子幼而無父曰孤是哀子孤子俱
無父者之稱溫公書儀大率本之劉岳五季亂離士大
夫鮮有知古禮者其稱謂蓋未可據
問少牢勿替引之注古文替爲袂袂或爲載載替聲相

近袂字似可疑曰袂當爲秩字形相涉而譌也說文載
爲載詩秩秩大猷說文引作載載是秩與載通書平秩
東作說文作平艷艷从弟聲則秩亦有弟音故與替聲
亦相近也陸德明讀袂爲決則陸所見本已譌矣
問特牲少牢士虞俱有醕尸之文說文無醕字何故曰
今本特牲注云今文醕爲酌少牢士虞注並云古文醕
爲酌酌當爲酌說文酌少少飲也音與醕同許君從古
文必以酌爲醕也學者多聞酌少聞酌故注文譌爲酌
特牲注云今文亦當爲古文之譌所謂三占從二也陸
氏釋文於酌無音蓋陸所見本已譌爲酌矣

潛研堂文集卷九

嘉定錢大昕

答問六

問論語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有兩說一云爲人子者父在則能觀其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則能觀其父之行而繼述之此范祖禹說也一云欲觀人子之賢否者父在之時未見其行事之得失則但觀其志之邪正父沒之後身任承家嗣事之責則當觀其行事之得失此孔安國說也張敬夫癸巳論語說蓋主孔氏而朱子非之以爲當從前說爲順若如後說則上文未見志行

潛研堂文集卷九
之是非不應末句便以可謂孝矣結之也及撰集註則仍取後一說而或問復申其義云觀志觀行范氏以爲子觀父之志行者善矣然以文勢觀之恐不得如其說也蓋觀志而能承之觀行而能述之乃可爲孝此特曰觀而已恐未應遽以孝許之且以下文三年無改者推之則父之志行亦容或有未盡善者正使實能承述亦豈遽得以孝稱也哉朱子之說不同若此以矛盾後人宜何從乎曰後儒之說勝於古從其勝者不必強從古可也一儒之說而先後異從其是焉者可也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孔子之言論孝乎論觀人乎以經文

可謂孝矣證之其爲論孝不論觀人夫人而知之也既曰論孝則以爲觀父之志行是也不論觀人則以爲觀人子之志行非也子之不孝者好貨財私妻子父母之養且不顧安能觀其志朝死而夕忘之又安能觀其行禮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觀其志之謂也又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其行之謂也孟子論事親爲大以曾元之賢僅得謂之養口體則孔子所稱觀其志者惟曾子之養志足以當之如是而以孝許之奚不可乎至云父之志行容有未盡善者不得概以承述爲孝其說固善然但曰觀而不曰承曰述則諍過幹蠱之義已在

潘氏文集卷之九
其中而與三年無改之文亦無觸背此正聖人立言之
妙而前所疑觀志與行恐未應遽以孝許之者亦可以
不解解之矣

問君子周而不比之義曰孔氏忠信爲周之義善矣論
語二十篇言主忠信者三又云言忠信又云爲人謀而
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又云與人忠又云與朋友交言
而有信其它言忠信者多矣忠信爲周先民詁訓左氏
所傳不可易也

問哀公問社於宰我鄭康成謂社主也孔安國謂建邦
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而邢氏疏之以爲夏都安邑
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是各以其土所宜木
謂用其木以爲社主也今文論語但云問主於宰我無
社字故先儒或以爲宗廟主公羊傳練主用栗栗者藏
主也何休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
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
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
孔鄭傳古文以爲社主張禹包咸周氏何休從今文以
爲宗廟主其爲主則一也宋儒如伊川橫渠並謂社當
爲主朱子集註云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亦承邢
疏之文而語類荅葉賀孫又云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爲

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似與舊說異何故
曰神樹如戰國策恒思有神叢莊子櫟社見夢之類皆
虛誕不足信漢高祖禱枌榆社注家以枌榆爲鄉名非
卽立枌榆以爲社神也社樹歲久或能爲祟愚民無知
而祠之閩粵間此風尤甚三代以前無此等淫祀也周
禮小宗伯大師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社之有主明
矣曰周禮載社主之說朱子嘗與賀孫論之云古人多
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絹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
魂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造主何所藏之曰古者師行
必以遷廟主行無遷主乃有主命主命非常禮也宗廟

如此社主可知社雖壇而不屋壇旁別有藏主石室何
爲不可乎

問性與天道之說曰經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
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
道邇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竈焉知天道古文尙書滿招
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
與善人皆此道也鄭康成注論語云天道七政變通之
占與易春秋義正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
凶陰陽之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
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

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
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
象而任胸心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
於史籍唐書孫伏伽長孫无忌此亦漢儒相承之說而
何平叔俱不取

問愼而無禮則蕙蕙字說文未收从艸亦無義曰蕙當
為認字之譌說文認思之意荀子議兵篇認認然懼天
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刑法志引作鯁蘇林讀如愼
而無禮則蕙之蕙認正字鯁假借字蕙則俗字也

問固天縱之將聖集注訓將為始頗難曉曰將聖之義
當從古注為長釋詁云將大也詩有城方將我受命溥
將之將並訓為大然則將聖者大聖也孔安國云天固
縱大聖之德此以大訓將之明證也子貢之稱孔子也
或擬諸日月或擬諸天之不可階而升又云自生民以
來未有夫子此豈猶有疑於夫子之聖而不敢質言之
乎且智足以知聖人亦無庸謙也

問唐棣之華以下何氏集解合於前章其說亦有本乎
曰此義見於春秋繁露第二卷竹林篇云春秋之常辭
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邠之戰偏然反之何也

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董生說春秋多引論語為證如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管仲之器小哉內省不疚何憂何懼當仁不讓苟志於仁無惡大德不踰閔小德出入可也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政逮於大夫四世矣皆取以證春秋之指穀梁隱元年傳云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二十二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廿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皆依論語義蓋宣

尼作春秋其微言大義多見於論語西京去古未遠猶有傳其學者今所存惟東漢諸儒之說而春秋之微言絕矣

問君子不以紺緞飾孔安國云一人曰緞三年練以緞飾衣為其似衣喪服故不以為飾衣邢昺以緞為淺絳色據周禮五入為緞則緞非淺絳且練衣不以緞飾緣何故曰孔氏經文當是練字爾雅云一染謂之練即孔所云一入也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練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練為飾即孔所云三年練以飾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練不作緞矣攷工記鍾氏三

入爲纁五入爲緇注謂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緇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先鄭司農以論語君子不以紺緇飾證五入爲緇之文則先鄭所受論語本作緇與孔本異也士冠禮爵弁服注爵弁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緇許氏說文無緇字而有纁字云帛雀頭色又云微黑色如紺纁淺也古人纁與才通才亦讀爲哉與爵聲近則緇纁爵三者同物徐鉉校說文附人緇字不知纁卽緇也灑滯雙聲字詞賦家往往用之賈公彥云三入之纁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紺更以此紺入黑則爲緇紺緇相類之物故連文云君子不以紺緇飾也

今文論語作緇古文作縗微黑爲緇淺絳爲縗不能混而一之明矣自何平叔集解采孔氏說而經文仍從緇字又改注文之縗亦爲緇而二文相亂邢氏知孔讀緇爲縗又云一入曰緇未知出何書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問寢衣之制何若曰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孔鄭解論語並以爲臥被被以掩身故取其長朱子集注以爲齊時所著非臥被其說出於曾氏然於古無據長一身有半之衣亦不便於著

問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謂上事父母下順

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較之集註較長
曰此漢儒之說不始於陳氏漢書杜鄴對策言孔子善
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閒也
問子路問聞斯行諸包氏以爲賑窮拯乏之事何所據
曰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仕者不
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不專家財也自虎通
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
專通財之恩友饑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
與之不聽卽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
之也包咸之說蓋出於此吳志全琮以父命齋米數千

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贍士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
論語有父兄在之文謂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亦用包
說

問四海之內皆兄弟宋儒譏其意圖而語滯其信然乎
曰宋儒說論語者於諸弟子之言往往有意貶抑然細
繹此文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皆子夏述
所聞之言初無一語自造蓋牛以無兄弟爲憂故引四
海皆兄弟之文爲證乃以何患無兄弟足成之若但云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與無兄弟之憂何與焉孔子曰
大道之行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聖人能以天

下爲一家橫渠張氏西銘云民吾同胞卽四海皆兄弟之說也子夏所聞卽孔子之緒論又何語病之有問片言可以折獄孔安國訓片爲偏謂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朱注訓片爲半謂言出而人服不待其辭之畢書呂刑疏謂孔子美子路片言可以折獄片言卽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已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卽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也三說不同未審何從曰折獄與衆共之斷無言未畢而人服之理書疏以片言爲單辭是矣然子路大賢何至與人興

訟於理亦難通總不如孔安國注之確子路才性明辨故能聽一人之言而決兩家之獄

問馬融解正名云正百事之名而鄭康成以文字釋之宋儒改爲正祖禰之名則於衛事爲切但衛君拒父本以王父命爲詞故公羊於石曼姑圍戚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初無禰祖之事若以授受之義論之直當勸其讓國耳徒正其名無益況名本未嘗紊乎曰正名自當從鄭義禮祭法記云黃帝正名百物而倉頡制文字卽於其時名卽文也物卽事也文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成馬鄭本無二義故唐以前說論語者皆因之春秋之

世方競戰爭而孔子以正名爲先故子路以爲迂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與吾猶及史之闕文同意問邦有道穀何以可恥曰泰伯篇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以貧賤爲恥則食祿何恥之有孔安國云邦有道當食其祿無道而食其祿是恥辱也其說至當不可易後儒有意立異非聖人本情

問皇侃義疏本正文與今本多異如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皇本作恥其言之過其行也於義似亦通曰邢叔明疏云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則邢本亦當與皇同今注疏本乃後人依

朱文公本校改非邢氏之舊矣

問辭達而已矣此辭何所指曰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爲重論語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稱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此辭卽專對之辭也公羊傳大夫出使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論語之文與禮經相表裏以經證經可以知辭達之義矣

問匏瓜繫而不食朱注與舊說似異謂匏瓜不能飲食恐有語病曰何氏集解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詳

其文義蓋謂匏瓜不可食故得繫於一處非謂瓜不能飲食較之朱注爲長春秋外傳叔嚮稱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瓠甘匏苦瓠可食匏不可食故叔嚮以爲不材然曲沃之懸匏良工取以爲笙乃備八音之一而詩稱酌之用匏則匏又爲飲器匏之爲用亦多不特中流失船收千金之利也

問孺悲欲見孔子而辭以疾悲尙未得見不知何以得罪曰古者相見之禮必因介紹始見辭於將命者曰某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三辭而出見之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此賈公彥說

問古人引書多誤如王伯厚舉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爲孔子論語非僻書何以舛謬乃爾曰伯厚所舉尙有未盡後漢章帝紀引博學而篤志王充論衡引歿生有命亦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北史何妥傳引仍舊貫何必改作以閔子之言爲孔子劉知幾史通引吾日三省吾身昔者吾友以曾子之言爲孔氏論衡引紂之不善以子貢之言爲孔子宋書劉延孫傳贊引事君數斯疏矣稱子曰不稱子游皆是也然則古人固多誤乎非也漢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荅弟

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故漢唐諸儒引用論語雖弟子之言皆歸之孔子後儒未達此義輒謂諸弟子之言多有流弊豈知論語所述皆孔氏微言大義端木游夏諸賢其言皆聞諸夫子者乎

問史記以子張爲陳人而呂氏春秋云子張魯之鄙家也學於孔子或陳或魯二說孰是曰皆是也春秋傳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子張當是陳顓孫之後以字爲氏者故稱陳人子張既從孔子游而其子申詳爲魯繆公臣則居於魯非一世矣

問論語何氏集解采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康成陳

羣玉肅周生烈八家之說周氏不詳其名周生烈字文逸燉煌人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晉中經簿云周生姓烈名今本集解有周無周生何也曰平叔自序稱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疑平叔元本姓名兼舉後人厭其繁複因刪去其名又不知周生之爲複姓并生字亦去之由是周氏周生氏兩家之說不可辨矣後得皇侃義疏讀之凡孔馬鄭陳王周生諸人皆稱名惟包咸作苞氏而不名蓋何氏家諱咸故也然細檢全部但有周生氏而無周氏殊不可解

問孟子師行糧食之義曰周禮廩人職云凡邦有會同

師役之事則治其糧食注行道曰糧謂糗也止居曰食謂米也鄭鏐云遠者治其糧莊子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蓋言遠也近者治其食詩朝食于株左氏傳食時而至蓋言近也予按說文訓糗爲乾詩乃裹餽糧于橐于囊孟子謂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此糧與食之辨

問孟子書有北宮黝北宮錡趙氏注以錡爲衛人而黝獨未詳亦可攷否曰黝事固不可攷然淮南子有云握劍鋒以离北宮子司馬蒯賁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高誘注北宮子齊人也孟子所謂北

宮黝也誘生於漢世所見書籍尙多以黝爲齊人宜可信春秋之世衛有北宮氏世爲正卿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者云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則齊亦有北宮氏也問孟子書使虞敦匠事朱注謂董治作棺之事敦董聲相近但與古注不合曰此當從趙氏說敦匠謂厚作棺也事嚴謂喪事急也依文義當以使虞敦匠爲句事嚴二字爲句

問周人百畝而徹以方里畫井計之是爲九而取一而孟子云其實什一先儒因有公田二十畝爲廬舍之說然於經無正文何故曰鄭康成注周禮嘗引孟子野九

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之文孔穎達詩正義申其旨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九一而助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卽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爲郊內也郊內謂之

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見甫田疏按郊外國中人各受田百畝或九而取一或什一而取一通外內之率則爲什而取一故曰徹徹之爲言通也康成之義得孔氏而益明若分公田爲廬舍八家各二畝半其說始於班固而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范甯解穀梁宋均注樂緯皆因之非鄭義也問淮水爲四瀆之一以其獨能入海也淮與江不相入孟子云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先儒以爲記者之誤其信然乎曰漢儒趙邠卿注孟子於此文未嘗致疑宋以後儒乃疑之予謂孟子長於詩書豈不能讀禹貢且

生於鄒嶧淮泗之下流近在數百里之閒何至有誤蓋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而江卽次之故老子以江海爲百谷王南條之水皆先入江後入海世徒知毗陵爲江入海之口不知胸山以南餘姚以北之海皆江之委也漢水入江二千餘里而尙有北江之名淮口距江口僅五百里其爲江之下流何疑禹貢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此卽淮泗注江之證注江者會江以注海與導水之文初不相悖也說文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浙江者漸江也漸江與江水不同源而得名江者源異而委同也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韋昭以爲吳松江錢唐江

浦陽江也錢唐江卽浙江吳松浦陽亦注江而後注海故皆有江之名漢儒去古未遠其言江之下流不專指毗陵一處如知會稽山陰亦爲江水所至則無疑乎淮泗注江之文矣

問公行子有子之喪何以君命往弔曰儀禮喪服篇父爲長子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鄭氏注曰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爲宗廟主也公行子當是爲父後者其子蓋長子也大夫之適長在國謂之國子入學與世子

齒焉者也在家謂之門子春秋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是也故其喪也父爲之服斬衰三年君使人弔卿大夫咸往會焉周禮卿大夫士之喪職喪以國之喪禮泣其禁令孟子所稱不歷位不踰階之禮卽職喪之禁令也孫疏稱公行子喪其子故有子之喪其義甚明俗師云有人子之喪繆矣

問沈猶之沈當讀何音曰此字平上兩音皆可讀廣韻沈直深切漢複姓有沈猶氏此平聲讀也漢書楚元王子歲爲沈猶侯王子侯表作沈猷晉灼顏籀並讀爲審沈猶蓋地名魯有沈猶氏朝飲其羊而曾子弟子亦有

沈猶行此必以地爲氏者則讀沈爲上聲亦可通

問負芻之禍注疏異解注云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是以負芻爲人名疏云有寇賊自負其芻艸來攻我室是以芻爲芻芟未審當何從曰春秋有曹伯負芻史記有楚王負芻負芻爲人名審矣朱注時有負芻者作亂玩其詞意亦作人名解朱氏謂孟子疏非孫宣公撰乃邵武士人僞作故集注從不一引

問施從良人之所之趙注邪施而行未審所出曰施古斜字史記賈生列傳庚子曰施兮漢書作斜斜邪音義同也

潘石室文集卷九
問孟子言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而史記稱孔子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濁鄒卽讎由也二說不同當何從曰此條當以史公爲長世家云孔子敎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則讎由亦在受業之列讎由因與子路有連得請業於孔子遂主其家此事之可信者
問癰疽之名亦見它書否曰孔子世家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又報任安書云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雍渠卽孟子所稱癰疽也趙氏以爲癰疽之醫者似是臆說

問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陳氏賜謂王子所生之母歿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古人之於嫡庶若是其嚴乎曰陳氏之說本於趙邠卿謂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喪親之數其實不然也禮家無二尊故有厭降之義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則期厭於父也禮尊君而卑臣亦有厭降之義天子諸侯絕旁期大夫降故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期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公子父在爲其母無服厭於尊也儀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旣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

禮記卷九
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傳謂先君餘尊之所厭
不得過大功蓋公之庶子雖父已先卒猶厭於父之餘
尊不得伸母之服不言厭於嫡母也公羊傳母以子貴
故春秋於成風敬嬴定姒齊歸之薨葬曰夫人曰小君
成其爲君母也惟適母在則不得伸其母然則天子諸
侯爲其生母謂厭於嫡母可也公子爲其母謂厭於嫡
不可也邠卿俗儒又烏知禮意
問放飯之義曰曲禮母放飯注謂去手餘飯於器中人
所穢疏申之云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黏著手不
得拂放本器中當棄餘於篚無篚棄餘於會會謂盥蓋

也趙岐注孟子以放飯爲大飯似不如鄭注之的如依
鄭義飯當讀去聲非上聲

問趙氏注若崩厥角云額角犀厥地厥地之義未詳曰
漢書諸侯王表亦有厥角縮首之文應劭云厥者頓也
角者額角也晉灼云厥猶豎也叩頭則額角豎二義小
有不同應說近之然則趙注厥地者猶頓地也漢儒去
古未遠當有師承訓厥角爲其角起於東晉之古文孫
疏從之誤矣

問先儒解散宜生以散爲氏然否曰大戴帝繫篇堯娶
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廣韻引作女媯散宜蓋古諸侯之國

散宜生殆其苗裔也孔氏君奭傳云散氏宜生名似未足信

問劉子駿移太常博士書言孝文皇帝時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據趙邠卿孟子題辭則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孝文時皆立博士所謂傳記博士也此等博士未識罷於何時曰漢書贊武帝云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本紀攷之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則傳記博士之罷當在其時矣

問朱氏集注孟子王之臣章引趙氏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仁之勝不仁章引趙氏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小弁章引趙氏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今皆見於疏而注無之又齊人伐燕章引趙氏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說則天意得矣今亦見於疏而無民心說以下八字求則得之章引趙氏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亦見於疏而無如不可求二句此何以故曰孟子疏本南宋人僞作托名於孫宣公其毋章之下有此章言云云皆掇拾趙氏章指而又多芟削且沒趙氏之名蓋於諸經

疏中最爲淺妄故朱氏集注絕不采取隻字朱所引諸條皆出於章指朱猶及見趙氏全本也今日本國所刊七經孟子攷文補錄趙氏章指頗爲完善可以訂疏文之謬

問唐初刪定五經正義孔穎達以官高獨專其名其時同修者周易則馬嘉運趙乾叶尙書則王德韶李子雲毛詩則王德韶齊威春秋則谷那律楊士勛朱長才禮記則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頽張權分修旣非一手如南郊祀感生帝此鄭康成說而王肅極詆之禮記疏是鄭而非王春秋疏又是王而非鄭使後人

何所適從乎曰唐初正義曲徇一家之言彼經與此經相矛盾者甚多要其義據闕深則詩禮爲上春秋次之易書爲下書疏多采劉焯劉炫二家如舜典鞭作官刑疏云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日來亦皆施用大隨造律方使廢之呂刑宮辟疑赦疏云漢除肉刑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歿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唐人修書不當仍稱大隋蓋沿二劉之文而未及檢正也開皇除宮刑之令不見於隋志當據疏以補之

問古以八音應八風說文鼓春分之音鐘秋分之音而

冬夏至四立則未聞請引而伸之曰白虎通禮樂篇引
樂記云壘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鐘兌
音也祝敵乾音也鼓震音故主春分鐘兌音故主秋分
與說文合而尙闕巽坤二音依白虎通所列十二音次
之簫當爲巽音磬當爲坤音矣然則壘冬至之音瑟夏
至之音也卽弦也管立春之音簫立夏之音磬立秋之音祝
敵立冬之音說文所未及可以意補也一說笙在北方
祝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琴在南方壘在西南方鐘在西
方磬在北方亦見白虎通而脫東南一方又重出北方
今校正當云簫在東南方磬在西北方矣鼓鐘二方與

前說同其餘皆異說文以管爲十二月之音笙爲正月
之音則前說近之

問七經緯不載於漢藝文志相傳昉於哀平之間然太
史公書引孔子云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
深切著明也此語在春秋緯又引易失之毫釐差以千
里亦易緯文太史公豈嘗見緯書乎曰緯候多孔氏七
十子之遺言後來方士采取又以誕妄之說附益之光
武應符讖以興故其書大行於東漢後儒惡其妄并其
言之醇者一槩屏之未免不分皁白矣

言之朝清一樂報之未說不公早白矣
 近熟谷難以興姑其善大行東莫翁謂惡其變并其
 十午之豈言翁來式士采更又以瑞矣之結州益之采
 里亦其難文太史公豈嘗見難書乎曰難刻多其升十
 采世善則也此語非春煇難又其長夫之亭蠶恙以干
 史公書其升十江非治難之空言不成其之成其事之
 問十難難不難其難難文志則難也其竟平之間然太
 之音則前篇也之
 前篇同其籍書異籍文以音為十二月之音坐為五日



潛研堂文集卷十

嘉定錢大昕

答問七

問權輿訓始見於釋詁或云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
 其說然否曰此後儒臆說不足信予友孫星衍嘗說之
 以為權輿者艸木之始大戴禮諸志篇孟春百艸權輿
 揚雄賦萬物權輿於內祖落於外釋艸云其萌蘗蒸郭
 景純以蘗屬下句按說文夢灌淪夢讀若萌即釋艸之
 蘗蒸權輿與灌淪聲相近也
 問墳訓為大郭氏不注所出何也曰此於毛詩屢見之

遵彼汝墳大防也牂羊墳首大首也汾王之孫傳訓汾
爲大以汾墳同音有頌其首傳訓大首亦以頌墳同音
也賁鼓維鏞賁爲大鼓則賁本有大義
問郭氏以宇宙至極釋字賁爲大義然乎曰字者居之
大也詩君子攸芋毛訓芋爲大芋卽字之異文賁卽郅
字司馬相如封禪文爰周郅隆小司馬引樊光說郅可
見之大也則樊本作郅字
問省緜穀之爲善何也曰省與鮮連文省卽鮮聲之轉
物以少者爲善省鮮俱有少義詩帝省其山禮大傳大
夫有大事省於其君鄭君皆訓爲善史記太史公自序

所從言之有省不省耳亦以省爲善也穀與攻穀介連
文聲皆相轉穀者射之善也惟緜字不見於經翟教授
灑嘗引廣韻訓緜爲繕詩鄭風序繕治甲兵箋云繕之
言善也周禮繕人注亦云繕之言善然則緜者器之善
也景純注爾雅未喻聲音相轉之原故於文多所未詳
如雉與陳孟與勉蹶與嘉猷與已皆聲之轉延轉爲寅
故寅有進義動轉爲迪故迪有作義皆景純所未喻也
問顓之爲靜何也曰說文顓謹莊貌與靜義相近論語
云仁者靜故周顓字伯仁頃見翟教授說亦與予同
問禧之爲告何也曰說文禧禮告也禧與畛祈連文畛

為致告祈為求告禱為禮告皆告神之名今本說文作禮吉蓋轉寫之譌

問雉之為陳何也曰雉從矢聲矢者陳也古文雉又與夷通春秋傳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服虔云雉者夷也夷平也正義云雉聲近夷楊子雲甘泉賦列新雉於林薄服虔謂雉夷聲相近新雉即辛夷也秋官雉氏注雉或作夷釋文云雉一本作雉古音夷如稊稊陳聲相轉春秋夷儀公羊作陳儀夷有陳義故雉亦訓陳也

問繇之為憂何也曰詩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謠本又作

繇見廣韻是繇有憂義景純以繇役為憂愁似曲繇問倫敕之為勞何也曰倫勞聲相近敕當為勅讀如來來勞亦相轉也景純不知聲音之轉乃云倫理事務以檄約敕亦為勞斯為鄉壁虛造矣詩我生之初尚無庸鄭訓庸為勞此經典正文而郭亦不能引問翦篲之為勤何也曰詩實始翦商翦者勤也毛訓為齊鄭訓為斷皆失其旨古文篲从習習有勤義

問諲之為敬何也曰諲與禋音義同孫炎云禋潔敬之祭也

見史記五帝本紀正義

詩克禋克祀毛公釋禋為敬是諲即

禋也

問駿之訓早經典說文俱無之何也曰駿者明之早也
尚書咎繇謨夙夜浚明有家史記夏本紀作蚤夜翊明
有家則浚與翊義同翊或爲翼釋言翼明也則浚亦有
明義駿卽浚之異文
問治何以有故義曰古文治與始通尚書在治忽史記
夏本紀作來始滑漢書律歷志作七始詠是治卽始字
始者故也鄭漁仲亦疑爲始
問載謨食詐何以均有僞義曰古文僞卽爲字書堯典
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荀子性惡
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

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蓋僞有兩
義載謨者作爲之義食詐者虛僞之義郭景純專主虛
僞之訓乃謂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失其旨矣
景純於經術本疏往往不攷古訓望文生義如鴻之訓
代鴻卽洪字康誥乃洪大誥治鄭釋洪爲代可證而景
純乃以鴻雁知運代爲說毗之訓厚本詩福祿胤之韓
詩作毗而郭乃以毗輔爲說窈之訓闕本詩窈窕淑女
毛釋窈窕爲幽閒窈爲幽則窈當爲閒矣而郭乃以閒
隙爲說闕之訓恨恨乃很之譌見詩毛氏傳而郭乃以
相怨恨爲說苛之訓姤苛卽疴姤卽疥皆字之譌見內

則鄭氏注而郭乃以煩苛者多嫉妒爲說庶之訓侈侈
乃侈之譌見詩楚茨鄭箋而郭乃以庶者眾多爲奢侈
爲說皆臆說也

問釗之爲見郭引逸書釗我周王此語今有可攷否曰
孟子紹我周王見休僞古文采入武成篇作昭我周王
景純生於晉世所見孟子書當是古本或有作釗者故
取以爲證

問寅之訓進郭氏未詳其義何也曰寅與延聲相近人
生於寅寅者引也漢書引達於寅是寅有進意
問擊之訓固於經典有之乎曰易牽羊悔亾子夏傳作

擊擊者牽之固也

問禕之訓美郭以爲常語疏以禕爲歎美亦無所據曰
禕與徽同禮大傳殊徽號注云徽或作禕是也張平子
東京賦吁漢帝之德侯其禕而邢以爲歎美蓋本平子
賦

問神之訓重何也曰重有重疊之義又有尊重之義從
申加重疊之重也神彌崇尊重之重也此與賚畀卜爲
賜予之予台朕陽爲予我之予其例相同景純止據重
疊一訓故於神字注云未詳又以彌輔增崇傳合重疊
之義皆曲解也

問穀之訓盡郭以爲今直語於經典亦有徵乎曰史記李斯傳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小司馬云穀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也穀悉連文孟子吾不忍其穀觶穀觶卽穀悉之轉言其命將盡也

問阮阮重文郭以爲阮塹之稱夾漈以其一爲衍字然乎曰夾漈說是也詩具贅卒荒毛訓荒爲虛我居圉卒荒鄭亦訓爲虛正義云荒虛釋詁文又引某氏注引周禮野荒民散則削之謂惟某氏本有荒字景純本多一阮字少一荒字是其失也

問滕徵之訓虛何也曰滕者水之虛說文滕水超涌也玉篇滕虛也引詩百川沸滕蓋水涌而上有虛之義易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兌之上六象口舌於歸妹爲無實於咸爲滕口說則言之虛亦爲滕矣徵者事之虛春秋傳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徵死者徒死也徒死猶虛死也濂从康康者穀之虛釋器云康謂之蠱春秋傳所謂穀之飛爲蠱也說文濂从水爲水虛歟从欠爲飢虛郭引方言濂訓空以爲邱墟之義亦非也

問戮之爲病郭旣以相戮辱亦可恥病爲說又云戮逐未詳何也曰戮當爲瘳集韻瘳有戮音瘳者病之瘳也郭亦知戮辱之義未安故仍闕之

問癘字不見於詩郭以拘攣釋之然否曰癘當爲癘癘者瘦之病也詩棘人樂樂兮說文作癘癘正字樂通字癘則俗字也

問徽之爲止何也曰徽从微省古文微與尾通故徽有止義易繫用徽纏所以止罪人也或云徽當爲徵徵訓懲通詩寧莫之懲毛訓懲爲止潛莫懲嗟鄭亦訓止易君子以懲忿窒欲懲者止也漢儒傳易皆作徵字劉表始作懲而王弼從之徵有止音故宮徵字讀如祉漢書律志徵祉也

問豫之爲馱何也曰豫與射古文通用鄉射禮豫則鉤

楹內堂則由楹外鄭康成云豫讀如成周宣榭茨之榭今文豫爲序孟子序者射也序之名取於習射古文或爲豫亦讀如榭說文無榭字則臺榭之榭亦當爲射蓋因習射以得名也詩于邑于謝王符潛夫論引作序則序與謝亦通矣豫之與射猶竺之與篤文殊而義同射有馱義則豫亦訓馱矣釋言豫敘也郭注其義亦未了若知豫卽序之古文皆从予得聲則豫之爲敘昭然察矣邵編修晉涵云豫馱猶易雜卦傳云豫怠也

問楛頰之爲直何也曰詩有覺德行緇衣引作楛鄭訓楛爲直春秋傳周道挺挺杜云挺挺正直也挺卽頰字

問迪倣之爲作何也曰迪與動聲相轉故亦有作義說
文妯動也迪妯文異義同詩崧高有倣其城傳云倣作
也郭注邢疏俱失於徵引
問隲之爲陞景純但引方言證之攷洪範陰隲下民先
儒本有訓升者郭何以不引曰此馬融之說東晉初古
文孔傳已行故不用馬義陞當爲升詩陟彼崔嵬君子
攸躋傳皆訓爲升升本字陞俗字
問衛蹶假之爲嘉何也曰衛當爲禕禕與嘉同訓美故
禕亦有嘉義蹶假與嘉聲皆相轉蹶者動之嘉也假者
大之嘉也詩假以溢我說文引作誡誡嘉善也誡亦假

之異文

問郡臻仍迺侯乃也郭氏謂迺卽乃餘皆未詳可引伸
其義否曰郡當爲君詩君曰卜爾春秋傳鬪廉謂莫敖
曰君次於郊郢皆以君爲乃也乃有難義故春秋傳曰
乃難於而臻亦難於至仍亦難於因也詩侯誰在矣侯
服于周皆與乃同義

問艾之爲歷何也曰詩訪落云朕未有艾謂年少未歷
事也庭燎云夜未艾亦謂五夜未更歷

問瑟神溢慎也郭云神未詳神亦似有慎義曰說文神
天神引出萬物者也鄭康成注檀弓讀慎爲引則神慎

二文音本相近義亦可通又詩闕宮有恤鄭訓闕爲神正義謂闕與恚字異義同竊意恚神一義溢慎又一義因恚又有慎義誤合爲一耳

問揚之爲續何也曰燕禮主人媵觚於賓注媵送也讀或爲揚檀弓杜蕢洗而揚解注云禮揚作媵說文媵作賸賸物相增加也禮賓主獻酢畢乃有媵觚媵齊者則揚解之揚蓋取義於續矣書立政以揚武王之大烈亦當訓續

問猷假之爲已何也曰猷之與已聲相轉假之訓已則經典數見之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注登上也假已也

上已者若仙去云爾詩烈假不瑕鄭讀烈假爲厲痕訓瑕爲已謂爲厲痕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也正義謂瑕已釋詁文瑕之與已聲亦相近登假字亦讀若遐

問邊遯之爲逮何也曰邊卽曷字詩小雅曷云能穀傳云曷逮也遯卽噬字詩唐風噬肯適我傳云噬逮也此皆經典正文而景純不能疏通證明之故云景純於經術疎

問蓋之爲裂何也曰鄭注緇衣云割之言蓋也正義謂割蓋聲相近古者聲隨義轉聲相近者義亦相借尚書割申勸寧王之德割有蓋義爾雅蓋割同訓蓋有割義

皆取同聲之轉也

問邕支之訓載郭以為皆方俗語又云未詳何也曰謝嶠謂邕字又作擁擁者護之載也古書載與戴通故謝訓為擁護之義支之與載則聲相轉也

問浹之為徹何也曰說文無浹字當作挾詩使不挾四方釋文有子燮子協二音即此浹也毛訓挾為達漢儒諱徹為通通達義同荀子儒效篇盡善挾洽之謂神注挾讀為浹

問凌之為凜何也曰此當從樊光義樊本作凌謂冰凜也凜當為凜詩二之日栗烈說文作凜凜凜者冰寒也

問洵之為龕何也曰龕與堪通洵本訓信信與堪義相因信其堪斯任也

問僂之為聲何也曰說文僂讀若屑蓋僂與屑通漢書武帝紀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即爾雅之僂也陸德明以為動艸聲陋矣

問戎之為相何也曰詩烝也無戎毛訓戎為相此經典之明文孔疏不云釋言文邢亦失於徵引蓋叔明於小學本疎涉獵九經義疏亦未賅博如柢本也當引詩維周之氏郵過也當引詩不知其郵翻膠也當引春秋傳不義不暱說文引作翻或作翻襄駕也當引詩終日七

襄里邑也當引詩于蹶之里威則也當引詩既有淫威
遏止也當引詩無遏爾躬幾危也當引詩維其幾矣春
秋傳利人之幾郃合也卽洽字當引詩民之洽矣俶作
也當引詩有俶其城

問檢之爲何何也曰檢當爲僉書堯典僉曰伯禹作司
空傳云四岳同辭而對是僉爲同也郭本譌爲檢因以
模範同等說之淺陋之甚

問階闇之階字說文無之當用何字曰本當爲陰論語
高宗諒陰鄭訓陰爲闇說文亦訓陰爲闇皆據此文古
書陰與音通左傳鹿死不擇音是也本借音爲陰後人

妄加自翦景純不援引經典而望文生義由於未通六

書之旨

問芾之爲小何也曰易豐其沛子夏傳作芾云小也詩
芾祿爾康矣毛訓芾爲小則芾與芾亦通

問低低之爲愛何也曰古書低與娣通漢書敘傳娣娣
公主迺女烏孫孟康云娣娣惕惕愛也是孟所見爾雅
本作娣娣矣說文低愛也又云娣美女也或作低低正
字娣低皆假借字春秋傳多見疏也服虔本多作祇論
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與祇同
問說文襍字下引爾雅襍襍積積句今爾雅無其文何

也曰說文無積字當爲潰之譌潛夫論救邊篇洄洄潰潰當何終極卽用此語今釋訓有云僂僂洄洄僂也僂卽上文之夢夢不應重出必潰潰之譌也洄洄或作漚漚見陸氏釋文景純亦讀洄爲韋音
問釋宮衙門謂之閼所以止扉又謂之閼何也曰止扉之閼蓋閼之譌說文閼所以止扉則許君所見爾雅本是閼字陸德明釋文於此閼字云本亦作閣

問銚金謂之鉞銚鉞兩字說文皆無之據陸氏釋文鉞本亦作版周禮職金云旅於上帝則其其金版是鉞當爲版也但未審銚字所从曰銚當作并孟子王餽兼金

兼金者并金也說文釘字有鍊銚黃金之訓亦當爲鍊并俗誤加金旁

問角謂之鬻鬻字說文未收大徐以意補入豈說文果有漏落與曰說文氏部有鬻字卽釋器之鬻氏有本義角亦有本末故治角字从氏許祭酒偶闕此注徐氏輒有增補失其旨矣

問骨鏃不翦羽謂之志郭以骨鈔當之於它書有徵乎曰儀禮既夕記猴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輶中亦短衛鄭氏注志猶擬也習射之矢志矢見於禮經文甚明白鄭又引盤庚若射之有志證記文而諸家說爾

雅者不能徵引蓋儀禮一經能通其義者尠也
問璋大八寸謂之琬說文無琬字何也曰說文瑁玉器
也讀若淑卽此琬字文異音同
問釋天濟謂之霽按洪範曰雨曰霽史記宋世家作濟
則霽濟本一字曰說文雨部有霽字注云霽謂之霽此
經霽字當爲霽之譌叔重引經典往往不顯書名如詞
之計矣烝然鯁鯁鱸鮪鮫一之日暉浹雨雪漉漉不
云詩水曰潤下不云書地反物爲禛不云春秋傳成閔
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不云周禮足躩如也趨進趨如
也寢衣長一身有半不云論語戶牖之閒謂之扃闔謂

之櫛一達謂之道四達謂之衢裳削幅謂之襪不云爾
雅此霽謂之霽必古本爾雅之文當據以訂郭本之誤
問祭山曰瘞縣釋文云瘞或作庀又作歧瘞庀歧三字
說文皆無之不審許君意云何曰周禮夫人職云凡幾
珣沈辜鄭司農讀幾爲岐引爾雅祭山曰瘞縣爲證是
先鄭以瘞當幾字許君之意當亦不殊陸氏釋文云或
作歧則岐之譌也又周禮肆師職云及其所珣注故書
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爲祈則幾祈同音亦同義管子山
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謂瘞縣之羊也
問釋地陵莫大於加陵郭云所在未聞不識猶可攷否

曰淮南人閒訓晉厲公合諸侯於嘉陵嘉與加同即春秋之柯陵也杜元凱云鄭西地柯加聲相近

問小山岌大山恒釋文有桓袁恆三音如用桓袁兩音則字當从亘如用恆音則字當从亘說文無恒字不審所从曰予族子培嘗引晉書地道記恆山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恆山岌號飛狐口證恒即恆之譌此證甚分明大山宮小山即南嶽之霍山則小山岌大山為北岳之恆山審矣郭訓岌為高過亦未然說文岌作馭馭馬行相及也山相及有絲互之象故以恆得名俗人妄如山旁或誤讀為桓音陸德明疑而兩收之

問左右有岸屈屈字說文所無未審所从曰屈蓋屮字之譌說文屮閉也从戶劫省聲山左右有岸似戶之閉故以得名俗師不通六書誤作屈或作厓皆非也釋文屈戶閣反或作口閣反予謂當為口閣切乃與韻協問岵岵之名詩傳與爾雅說文互異未審孰是曰父尊母卑岵必小於岵岵之言護也山有艸木所庇者廣也岵或為紀紀之言基也又為咳咳之言基也基基初具未有枝葉也毛公詁訓往往為後師所亂如崔嵬祖二名亦與釋山之文違反皆當以爾雅為正也問孟狼尾唐石經作孟或疑石刻為誤然否曰玉篇艸

澤石堂文集卷一
部有蓋字亾夏切訓爲狼尾艸卽此經孟字後人加艸耳今監本毛本皆作孟字形相涉而譌攷唐石經及鄭樵本皆是孟字可證宋時猶未誤也石經異於刊本者如澤烏菴刊本作藁葶麻母刊本作葶味莖著刊本作葶燕白脰烏刊本作烏鸞白鷹刊本分楊烏爲二字烏烏醜烏鵲醜刊本烏皆作烏麇大麇刊本麇作麇皆當據石本以正今本之譌金石文字記乃轉以石本爲誤斯不然矣
問菴一名雀弁是何艸曰廣韻菴與也說文木耳一名黃雀弁豈木耳之別名乎

問藁爲烏菴藁爲菴葶藁爲菴葵注皆未詳願聞其審曰藁卽白藁見於玉篇詩云藁蔓于野者也孫星衍引本艸云白斂一名菴核核本有藁音則斂之爲藁審矣釋艸一篇釋藁者三見一云皤蒿一云由胡與此而三郭惟釋皤蒿爲白蒿餘皆闕之以夏小正證之由胡皤蒿本是一物則菴葵疑卽皤蒿矣或云菴葵者款冬也與下文菴葵類凍一物烏菴疑亦菴蕪之類篇中又有澤烏菴一條郭云卽上藁也

問菴爲懷羊是何物曰按類篇芋之惡者曰菴疑卽此也張衡西京賦戎葵懷羊

問漚灌是何艸曰李登聲類以漚灌與茵芝爲一物
問薈虞蓼疏謂薈一名虞蓼然否曰此某氏之說毛詩
正義曾引之說文訓蓼爲薈虞則當於虞字斷句
問菽蚍蛄注引謝氏說謝未知何時人曰詩東門之枌
疏先引舍人說次引郭氏說次引謝氏說謝必在郭之
後陸氏釋文稱陳國子祭酒謝嶠撰爾雅音當卽其人
也邢疏采自詩正義後來校書者又依邢疏攙入注文
問藺鹿藿之藺說文作藪讀若剽藪藺二字形聲全別
未審何從曰文字當從許氏然其致誤亦有由春秋楚
子麋卒穀梁作卷卷麋聲相近蓋因藪譌爲麋又以聲

轉爲藺爾釋艸又云藪藪豈亦鹿藿之別名歟郭以藪爲藪藿
問藹侯莎其實媿疏以侯爲語詞然否曰說文莎鎬侯
也當於侯字斷句說文無藹字當爲瀉後人妄加艸耳
瀉鎬古文通荀子議兵篇湯以薄武王以瀉注瀉與鎬
同史記爲吾遺瀉池君卽鎬池也夏小正媿瀉字竝从
系旁其命曰媿人施云本無媿字
問說文藪薺實也今據釋艸薺實自名薺而藪爲龍古
之大者說文殆誤矣曰吾友江叔雲篤信許氏亦疑此
條有譌予謂藪薺之文上下相承許祭酒所見本當是
藪在藪上藪爲薺實則藪爲龍古之大者矣藪卽藪字

龍古葉大下垂有參差之象
問釋艸以廢爲臬實據禮記閒傳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臬喪服傳云苴者麻之有蕢者也牡麻者臬麻也臬亦麻之名而有實爲苴無實爲臬謂臬爲麻可也謂廢爲臬實似非其倫曰周禮籒人疏云臬本無實解蕢爲臬實者舉其類耳儀禮疏亦云臬是雄麻蕢是子麻爾雅云蕢臬實者舉類而言若圓曰箄方曰箛而鄭注論語云箄箛亦舉其類也此二條邢疏失引
問蕭苻止是何艸曰蕭苻卽貫眾本艸有明文止當屬下議蕭苻也止灤也貫眾也一物而三名也土夫王纂

月爾亦一物而三名王纂蓋纂之大者猶艸有王芻魚有王鮪耳郭必讀二字爲句分爲二物蓋泥於女蘿馬鳥之例謂三四名必重文其實未必然也陸德明引說文纂土夫也與今說文不同陸所見猶是唐初本當取以正郭注之失

問菱蕨攪之攪釋文音亾悲反蓋从麤聲而兼存孫炎居郡居羣二音則字當从麤不審宐何從曰說文手部有攪無攪當从孫叔然音作攪字凡艸木蟲鳥之名多取雙聲疊韻釋艸一篇如芙蓉薜荔鼎鼐蓬蒿莖菹菹絳叩鉅銚芑之類皆雙聲蕨攪亦雙聲故知攪爲轉寫

之譌又攷說文廣雅皆以薜荔爲葭芟之別名獨釋艸
薜荔與葭分爲兩條薜荔卽英芟葭卽蕨攢說者疑之
予謂英芟與蕨攢聲相近其實一物而四名也
問蕨百足是何艸曰說文無蕨字蓋卽蕨也說文蕨山
韭百足殆山韭之別名歟
問薺小葉之薺有兩音一爲豬葉反則字當从耳一爲
阻畱反則字當从取陸氏疑而兩存之願聞其審曰說
文有取無薺薺乃傳寫之譌史記鮑生說我服虔以爲
小人貌鮑與取皆从取聲亦得有小義春秋傳蕞爾國
杜云蕞小貌說文無取疑卽此蕞字

問樓橐含之義曰此當連下華莠爲一句樓當爲樓說
文樓卽樗之異文讀若華故與華同訓橐當爲棟讀胡
感切說文東木垂華實棟與橐字形相涉而譌耳含與
弓同說文弓艸木之華未發函然讀若含此三者皆華
莠之別孫季仇讀橐爲易甲坼之坼解樓亦與予異然
以三字連下句讀則先得我心矣景純注芍莖義亦不
了予謂莖當爲莖說文芍莖也莖根也莖艸根也芍莖
連下莖根爲芍莖莖莖皆根之異名樓橐含皆華莠之
異名
問輔小木何木也曰予弟晦之云詩山有扶蘇毛云扶

蘇扶胥小木也扶輔聲義皆相近長言爲扶蘇急言爲
輔孔冲遠以爲釋木無文不知小木卽木之名也

問狄藏椹貢綦枕繫梅杓者聊十一字郭惟解枕爲繫
梅餘皆未詳何也曰石經藏爲臧狄玉篇廣韻皆作楸
楸臧椹也樊光本椹作榕說文榕木也疑卽臧椹矣貢
綦疑與枕繫爲一物聲相近也梅字當屬下句謂梅之
杓者名聊也景純斷句似失之

問周禮壺涿氏以牡椹午貫象齒杜子春以枯榆當之
然否曰牡椹卽無姑牡無聲相近易枯楊生稊鄭讀枯
爲姑謂無姑山榆也稊鄭本作萑萑木更生讀如夷謂

山榆之實爾雅之文皆出六經景純於經義甚疏故失
於徵引

問樸枹者謂櫬采薪采薪卽薪諸家讀法不同解亦互
異當主何說曰謂當從舍人本作彙連上句讀謂樸之
枹者名彙也說文彙作萑亦卽蠟字本从胃得聲故譌
爲謂也櫬采聲相近櫬一名采薪又名卽薪與櫬梧之
櫬名同而實異

問大而敲楸小而敲榎釋文敲或作敲敲似皆俗字
曰攷工記老牛之角紆而昔鄭司農云昔讀爲交錯之
錯謂牛角拗理錯也此敲亦當爲錯或省文作昔其从

皮者經師附益也

問枹適木魁癭郭以五字為句義似不了曰此本三物而郭誤合之枹一名適木適訓聚聚木叢木也魁癭別為一句即癭木魁其別名耳

問蚻蟻蛭郭云江東呼為黃蛭邢疏謂蚻一名蟻蛭然否曰說文蛭蟻蝗以翼鳴者攷工記以翼鳴者鄭君注發皇屬發皇即爾雅之蚻蟻也古書从友與从發之字多相通說文馱讀若撥國語王耕一撥或作坂詩鱸鮪發發說文作鮪鮪此亦以發皇為蚻蟻蟻皇音同蚻蟻一名蛭注疏斷句非是

問邢疏蠶與父一名守瓜蠶與父豈三字名乎曰此見莊子至樂篇脅芮生乎腐蠶司馬彪注蟲名爾雅云一名守瓜蓋此蟲名蠶又名與父邢叔明未檢莊子不能得其句讀也

問郭注莫辨蠶蛭蛭既以石蛭當之又譏孫叔然引方言說此義亦不了何也曰蠶蛭即蠶蟻叔然注已失傳據方言蛭蛭謂之髦或謂之蚻或謂之芊芊髦即蛭之轉芊芊即莫辨之轉則叔然所引信而有徵矣說文辨即狐貉之貉貉有陌音莫與貉古文又通用則莫辨異文而同音莫辨猶莫亦猶芊芊也景純未喻古音故

譏其不了
問蛭蟪至掌是何物曰此卽釋魚之蛭蟪本艸水蛭一名蚊一名至掌
問密肌繼英釋蟲釋鳥二篇俱有之郭氏皆未之詳究係何物曰周禮赤友氏凡隙屋除其狸蟲注狸蟲麋肌蛛之屬密肌疑卽肌蛛也說文蠹多足蟲也或作蚤
問鷓鴣字从并釋文所載謝郭字林諸音皆不相近何故曰古本作裨笠淮南說林訓烏力勝日而服於雛禮高誘注雛禮爾雅謂裨笠蠶時晨鳴人舍者鴻鳥皆畏之高氏後漢人所見本尚是裨字雛裨音相近禮笠聲

相轉也今本字从并蓋卑之轉而諸家音猶从卑聲謝氏讀符悲切讀鴉爲裨也

問虺白虎之虺釋文有下甘亾狄二切此字从甘何緣有亾狄之音曰虺當爲虺字之譌說文虺白虎也从虎昔省聲讀若亾與亾狄切相合从甘之字說文無之其誤始於字林

問威夷長脊而泥郭訓泥爲少才力何也曰泥當爲闌聲相近而借用也說文闌智少力劣也漢書或作茶古音爾與尼相近易繫于金柅說文作柅詩飲餞于柅韓詩作坭書典祀毋豐于坭謂禰廟也俗人不通古音乃

於爾豸著人讀爲奴禮切又省作你不知奴禮切乃爾
之正音故爾轉爲乃籥从爾聲而音轉爲尼輒切也
問犬生三豸二師一獬景純謂與豬生子義同名亦相
出入今按豸子之名惟二師與犬同縱豸聲尚相近而
說文無豸字何故曰豸當爲豸字之譌玉篇豸犬生三
子也景純本譌作豸疑與豸音相似傳會不足信
問毛公說詩訓詁皆取爾雅而文字與今本多有異同
何故曰毛公所見爾雅勝於今本如艸木蟲魚增加偏
豸多出於漢以後經師而毛公猶多存古夫不枯鞠脊
令卑居之屬皆當依毛本改正者也丁丁嚶嚶相切直

憲憲洩洩制法則見於鄭箋而毛無之此類爲叔孫通
梁文輩所增無疑也以衣涉水爲厲由膝以上爲涉逆
流而上曰沂河順流而下曰沂游自上爲名此又後人
采毛義以益之非爾雅本文也陽湖孫季仇謂周公著
爾雅一篇後人分爲釋詁釋言諸目而以意附益之陸
德明以釋詁一篇爲周公作蓋誤會張揖之旨其實十
九篇中皆有周公正文釋詁一篇非無後儒增入斯爲
篤論矣
問廣雅北辰謂之天堂天淵謂之紉茲妃星謂之天堂
天淵謂之三淵此數語似有舛譌曰天堂天淵前後重

出必是轉寫有誤竊意上天堂為天皇之譌下天堂則
 大當之譌也北極最尊者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
 故云北辰謂之天皇也御覽引樂汁圖云大當正妃也
 注云大當鉤陳末大星唐碧落文大當叶曜中閨以睦
 正用樂緯語故知妃星謂之大當也天淵謂之三淵疑
 指天潢而言紉茲未詳

潛研堂文集卷十
 門人袁廷禱校字

